

僧伽罗刹所集经 3 卷

[卷上](#) [卷中](#) [卷下](#)

No. 194

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上并序

◎符秦罽宾三藏僧伽跋澄等译

僧伽罗刹者，须赖国人也。佛去世后七百年生此国，出家学道，游教诸邦至捷陀越土，甄陀罽膩王师焉，高明绝世多所述作，此土《修行大地道经》其所集也。又着此经宪章世尊，自始成道迄于沦虚，行无巨细必因事而演，游化夏坐莫不曲备，虽《普曜》、《本行》、《度世》诸经载佛起居至谓为密，今览斯经所悟复多矣。传其将终，「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诚不虚者，立斯树下手援其叶而弃此身，使那罗延力大象之势，无能移余如毛发也，正使就耶维者当不焦此叶。」言然之后便即立终。罽膩王自临而不能动，遂以巨絙象挽未始能摇，即就耶维炎叶不伤。寻升兜术，与弥勒大士高谈彼宫，将补佛处贤劫第八。以建元二十年，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赍此经本来诣长安，武威太守赵文业请令出焉。佛念为译，慧嵩笔受，正值慕容作难于近郊，然译出不襄，余与法和对检定之，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。此年出《中阿含》六十卷，《增一阿含》四十六卷，伐鼓击柝之中，而出斯一百余卷，穷通不改其恬，诘非先师之故迹乎？

◎僧伽罗刹比丘所集佛行首

尔时菩萨始行时，愍世间故，发趣于道；彼出家故，行忍；不相应故，心三昧；断无知故，行金刚智慧；除舍调戏行真谛故，除弃意垢；为直行故，为苦行；慈孝父母故，心坚牢固不舍誓愿；离欲故，为闻饶已念报恩；求解脱故，着袈裟；欲应息住林间故，不观

行者；求知亲故，知己身缚；口行无欺故，一切苦本意无所念，不舍有故。

◎若复菩萨行智慧之时，以所知故名曰智慧，数数于彼行中及诸众生不解深义，长夜劝励分别决了智慧，此深此浅，清净其利，此恶此丑，亲近善知识，彼法不乱，无量无限亦无增损，犹如剑戟所截皆断，彼智慧者亦复如是。现第一义故有共慧明，已意闇闭故开彼见明与共相应，以诸行故根门具足，无怯弱故现其威力，欲断不善财业现其有财业，以珍宝不可得故如是现珍宝也。以断命现其寿命，断诸结使故，是力观察远事与彼分别，皆使决了救彼脆命，以彼愁忧故起欢喜之心，息意不起故去离恶法而成就善法。去邪就正，以是之故成其智慧力。以生死故欲断望见至出要处，犹步世间故游一切境界，究竟一切智原使至无为。

善住不移动， 无有生死畏，
即逮不还处， 消灭三界趣。
百劫所造行， 欲净众生类，
无有三世想， 尔能无恹望。

是菩萨行谛之时，彼名谛者心无有虚妄、言无有二，常娱乐其中，亦无彼此。数数乐彼，寤寐之中未曾调戏亦不妄语。又闻，昔有王，名须陀摩，于王宫生，统领四域法鼓远振，羣臣人民无不闻者。生如此有德人，往诣池水浴洗，乘羽宝之车欲出城门。时有婆罗门，颜色端政聪明智慧，欲来乞宝。婆罗门即白王，自称姓名举手乞言。是时王闻乞言声便怀欢喜，即报言：「止止尊者！须我还国当相救济。」夫王之法言无有二，即诣彼池浴洗，洗已竟便欲还国。是时有翅飞鬼名羯摩沙波罗，现其恐怖，手执王身。是时彼王即自涕零。是时彼鬼观彼王意：「云何大王何为啼哭有此愁忧之心？」时菩萨报言：「我无有此身想，唯我许婆罗门财宝，以是之故便怀愁忧。」是时彼鬼即报王言：「我未曾闻，此甚奇甚特之事世所希闻，为彼人民故来相试，若今设放王去，当复还不？」时王甚怀喜悦。是时彼鬼身有两翅飞在虚空，观其所说即放使去。是时

菩萨还国，欢喜以财与彼婆罗门，实无有虚施，不有悔，有是审谛之言。是时国王即诣彼鬼所，自称姓名，今已到此。是时彼鬼见王形貌即便惊怖，有是实言，王颜色不变。除去瞋怒无杀害意，便作是语：「甚奇甚特，未曾所闻。」说此偈言：

「我堪饮恶毒， 洋铜灌口中，
 利刀割其体， 谁敢害法王？
 宿福生王族， 观德无有比，
 勇猛实不虚， 应相为国主。
 我今当尊敬， 从王不复杀，
 改往修善行， 众生随所乐。」

是时菩萨行柔和之时，彼心柔和有此名声，言不卒暴，欲求法故常护彼意，未曾起怨恶、不生恚望，口不吐恶言，为愚痴故现其智慧，除心垢故皆悉称名，无有若干吾我想，不随幻。诸佛所拥护，于此获如是德，亦无奸伪，如是之秽皆悉避之，于中得柔和之心，善根本具足，人所爱念，不惜身命，神仙所叹誉。如是柔和观彼善恶之报，彼智功德具足如所说。善本不断贫穷之者，施以金银珍宝除去诸秽。寿十岁时遭遇厄难，所欲自在亦不杀生，善身造业，心所生财、口所传教、行所造业，除去秽恶所覆盖者。尔时诸比丘世间有身已得休息，非己所有悉尽无余，如是已尽，以是之故当去离染着。前世所造者，彼已尽更不复造，已断根本苦休坏败。如是说已，作是法住于此深妙法中，如手执轮六月不懈，诸佛世尊皆悉觉知皆悉成就。于是便说偈言：

「不造谀谄意， 觉知邪法业，
 本亦不造此， 当作如是观。
 勇猛意如海， 柔和不羸穢，
 头面稽首礼， 无着世希有。」

是时菩萨慈孝于父母时，性有报恩恭敬承事，远恶就善随时供给，夙起夜寐瞻父母意无事不办，所约教训未曾违失。有如是柔和之

心，以是之故有如是事，心所修行常自观察当办何事？所闻教诫寻即知之，常怀欢喜一切爱敬，念尽知父母之心，常念欲报恩，无羸穢言此无处所。又闻，昔者未成菩萨时为大象王，端正无双，头眼肌毛皆悉端正，观无厌足，耳满充备众象中，长牙瓜方政有娱乐之心，唇齿纯赤头耳满具，形体方圆极大高广犹高山峻，行步庠序七处满足犹青莲花，行步庠序无所罣碍，龙女所生游山泽中色如白雪，便为猎者所获。将彼去时，是时山野树木皆悉屈申，水自涌沸将至所止，与种种甘馔饮食亦不肯食。是时象师在前长跪叉手，白彼象言，便说此偈：

「我本造善本， 降此神象来，
何为不肯食？ 如有怨恨心。」

是时彼神象便答偈言：

「我母无有目， 羸瘦怀愁恼，
忆彼不能食， 是故愿见恕。」

「于彼深山中，不食饥渴必当命终，甚痛甚苦毒，各当共别离，以是愁忧亦不能食亦不饮水。无有果蓏与我母者，二人俱当死。」作如是辛酸语已，时猎师便怀欢喜放使去。于彼拘萨罗国，有一止住处隐学士名曰睽施，行十善功德备具，持瓶行取水。是时拘萨罗国王出行游猎，追逐麋鹿，于山中射。着，唤呼：「便忧父母，犹如飞鸟无有两翅，父母年老目盲无所见，今被毒箭俱亦当死，父母修四等心。」便说此偈：

「惟我父母老， 目冥无所覩，
父母生子时， 欲得蒙其力。
◎自觉而觉人， 一切同自相，
如彼色声闻， 智者自息意。
最胜愍萌类， 皆至彼道场，
起者尽灭度， 是世最妙义。」

最初发意名菩萨者，有如是众行。消灭无明诸覆盖者，一切无明皆使至有明，无有能除无明者；欲现有明智慧所修行，除其所觉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行大慈。愍世间故发趣于道，皆是爱着亦不自任力势；除其所觉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为色所缚，为欲爱缚着，无能有解色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发大慈。众生为阴怨憎二念相系缚，无有能觉此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为苦重担为苦所害，无有能度此苦担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发大慈。众生类常怀恐惧，百苦并至无有能除其恐惧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遭遇饥馑渴爱无厌，无有能脱此饥馑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为因病所逼，一病动百病增，无有能脱此病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。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生老病死常自追身而厌患之，无有能脱此生老病死使至无为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众事总猥着有常想，无有能除其总猥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若众生之类所为事不办，志性荒乱，无有能究竟其事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贪着少味经历众苦，无有能脱此苦恼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常怀犹豫悒望，远正就邪，无有能断其狐疑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有若干见趣，无有能拔此见趣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尘垢着，不度彼岸，无能得度彼岸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三种火盛而为焚烧，无有能脱此法者，亦不能以法雨灭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轮转生死无有休息，亦无有能得度彼岸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行垢所染着增益生本，无有能脱此生死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身处大嶮手攀脆绳，无能脱此脆绳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

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犹如桑虫子为行所驱逼，亦无有能脱此使流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发趣大生死常怀悵望，亦无能还止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发趣恶道常怀欲行想，无有能安处正道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长夜自处幽冥无智之所，由无有能脱此邪道使处正智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发大慈。众生之类不照见究竟见贤圣谛，无有能使见贤圣谛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长夜处流滞，无有能脱此流滞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无有闲静，与种种趣相应，无有能脱此闲静处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贪着结使长夜染着，无有能灭此结使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遭遇苦难志性荒乱，无有能使至解脱处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谓欲为净内盛臭处，无有能脱此爱欲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谓欲为乐诸阴苦患，无有能晓第一之义至涅槃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着有常想谓不移动，无有能示涅槃之路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计吾我想不解法数，无有能分别法者；除其智者。如是菩萨观察，是时于众生类而起大慈。众生之类不得救护厌患于涅槃，犹如大狗常守死尸、驰走东西无有休息，愚痴所为今亦如是，与彼狗无异自无性行，驰走东西不解涅槃义，阴盖所覆不悉观察。菩萨起勇猛意使至彼道。便有是偈：

「多有众生类， 流转生死渊，
 观此艰难苦， 安处至涅槃。
 阴云所覆盖， 无光处幽冥，
 智者皆现世， 除云使光出。」

尔时菩萨而行此檀，最初始时兴起法想，甘饌香美饶益众生，随时相应，与第一义相应，心无恇爱味成就充满除去众结，亦无所远离。不逆乞者，施已无变悔之心，皆是曩昔施行功德使彼无结着。为众人荷负重担，皆弃结使，如今日之施，成其所愿，欲使众生所欲皆获。从小已来无种种害意，忍诸种种秽患，施功德渐渐厚，导引人民而作船师，数数不废于施，常好惠施内自清净外现秽相，不达一切者，谓一切众生除去恇慢无懈倦心。施心遂增，颜色和悦无有怨恨，不自称誉亦不自下，爱乐众生，一切所有皆悉惠施，义所成办。合集人民，数数惠施无变悔心，心意喜悦，叹誉布施果报远彻。以金银珍宝、车璩马瑙、车乘男女城郭皆悉惠施，内无慳嫉。爱彼信施，欲充满彼恇望具足，欲使彼施果皆悉牢固，欲使彼乘船得度，以彼施故具足此义。观察施果捐弃诸结，众生贪着除去使无邪见，除去慳贪，随时生依法雨而雨，是故归命。

「金银珍宝施，	车璩马瑙珠，
瞻彼无厌足，	今礼释师子。
象马及天金，	色最为第一，
能施和颜色，	归命解脱者。
车宝为第一，	珍宝所璿珞，
颜色和悦。	妻子及男女，
金钵盛满银，	或盛满碎金，
彼以欢喜施，	谁胜毘沙门？
和悦以自施，	如果茂盛好，
欢喜而惠施，	彼满三世界。
男女极端政，	妇身及头目，
为世而惠施，	谁与此施等？
檀施无过此，	天人所不及，
犹如彼上人，	意大海无底。」

彼菩萨修行戒时，于彼戒非为无戒，及身口所行、心所起甘露之法，如彼花果拥护其根必生果实于彼而得，皆是人所行。犹如彼

士，杀生、不与取、淫逸及诸放恣，菩萨不饮酒，于诸戒智慧皆悉具足，除去非戒。于道场而常三昧，远离犯戒，亦不有杀意，物性皆清静。受彼信施，数数厚味亦无所犯。内无所缺，去不就有亦不敷花，依见不腐败无秽，不造新秽果，所种有新善，眠悟无愁。彼众生色最第一，由彼功德故善香远布。受信施故意常牢固，诸根具足故无所坏败，智慧住不移故无所不坏，缘彼人故有所增益。为彼人故担负苦恼，因善法故有其处所，无愁恼亦无所染，以形貌故有服饰，为彼人故有其财宝，无限无量无有穷尽，从初发意未曾变悔，况复菩萨禁戒成就？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上下及四方， 诸有闻戒香，
皆悉等具足， 远欲为最要。
亲近善知识， 善者作功德，
善色无有比， 戒香第一福。
诸秽悉休息， 觉我无有我，
最胜后第七， 我今当自礼。」

若复菩萨行精进时，然彼心有所缘，心亦无懈倦，出家不可障断，为众生故而出家，不移动故有其力缘，种种众生有其精进，不可胜故有其忍，有所长益故示现于世，有其功德故示现众生。摄其心意故彼意不移动，为船师故得到彼岸，以定故不乱，发意踏步则有所度，以彼众生故成其所愿，欲成道故施象马宝车。是时菩萨，于彼众生有是精进，其有闻精进名者发趣于道，一身之中所作功德不可限量，况复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作功德？端坐道场时降伏外道，经历生死以精进意除去愁忧。

精进最第一， 归命法王主，
于佛善自觉， 今归命无等。
彼尊为第一， 法鼓声远布，
于觉觉自觉， 是故归无着。

若复菩萨行忍时，无畏无所惧无所染，不观彼果报，有其力势拥护众生常远离恶数。志性刚强自省己过，一切众生皆怀恐怖，使无恐怖示彼戒律，亦为一切众生降伏羸穢，去不善语慈愍众生。彼无量无限依众生语，设有所闻及诸至道迹微妙第一，犹如华果未常不敷华，为风所吹动，山岩处穴采取诸花香味种种色处所福德音响，众生之类皆悉喜闻，犹如蜂王采诸花味以用作蜜，及诸小蜂而作蜜者，及诸泉源处处流溢，及诸那陀园快乐无比。有骂詈所为成办，诸求呪术为彼示惭愧，众生修行道者为厄难者而作救护，名曰忍辱仙人。是时迦蓝浮王往入深山欲猎麋鹿，适入山中见此忍辱仙人便前跪问：「在此深山为求何道？」忍答曰：「求忍。」是时大王不自观察，亦不观察行，欲有所试，实时便作是说：「我今当截汝手脚。」即截彼仙人手脚。复作是问：「汝今为求何道？」是时忍答言：「我求忍辱道。」实时叹誉忍辱之德。是时大王倍怀瞋恚欲伤害其命。是时仙人已截手脚，便作誓愿言：「使我世世勿怀瞋恚亦不有瞋恚。于彼大王解知诸法皆悉虚空。」复有异仙，人往至彼仙人所而作是问：「云何神仙不起瞋恚于彼王耶？」若行此忍辱之时，有此大忍辱之力，当于尔时不起瞋恚之意，观此血色亦不变易。是时护世四天王往诣彼仙人住处，是时提头赖咤头面作礼便作是问：「我今欲杀迦蓝浮王为可尔不？」作是语已，是时仙人默然不对。时第二天王复作是问：「我今当杀彼男女大小及城郭人民皆悉荡尽。」作是语已，是时仙人默然不对。是时毘楼[廿/披]叉王复作是问：「我取彼境界国土所有人民尽取杀之，愿见听许。」是时仙人默然不对。是时毘沙门王复作是问：「我欲取彼境界国土移着他方，愿见听许。」是时仙人欢喜叹誉忍辱之德，便说此偈：

「截头目手足， 不起怨恶意，
 所有尽施彼， 况当于世间？」

是时护世天王复作是问：「云何仙人欲求何等道？」是时仙人答曰：

「欲使彼王身， 无有恶行报，
 彼王虽凶暴， 忧彼不自忧。」

若菩萨修行三昧时，设入彼三昧有所缘心，未曾忘失亦不放逸，专其一心，若复不殷懃求方便，亦不受诸行，解诸法味不着于法，于彼地中亦无结使。彼三昧之中清净无瑕秽，伏外敌无怯弱，一心解其气味，心无所著，降伏志性未曾懈倦，成其所行。得三昧欢喜根，精进不移念不错乱，一劫所修觉知道品，念猗欢喜勇猛所获，皆依猗智渐渐得欢乐处。然菩萨行于彼三昧行时，起三昧善行，已办三昧善行，若行若住未曾失之。彼以有此行，善法具足，起诸善行，诸所求皆悉现在前。设心有愁忧，渐降伏其意，使不忘失思惟增益增益善。若心放逸，复思惟善法，若心怀愁忧缘缚所系，即能思惟彼解脱善。于已境界威仪悉善，为人演说乱想秽病及余种三昧，诸功德具足三昧，彼处彼处三昧行报之果实最为善行，犹如青青树木现净解脱，及余青黄白黑皆随彼三昧来往无所罣碍。欲以三昧力火聚日光无所不照，彼得天眼亦复如是昼夜彻照，亦复得天耳彻听，有如是之力。彼菩萨得是三昧无限无量不可称计，尽由三昧之力，亦由思惟，由不懈怠，由智慧明知卷知舒，亦由恹望三昧，由去离恶相，由逆顺三昧力。如是众想是彼三昧所生，彼彼总持门成三昧，所适之处亦无疲倦，求其方便不坚固三昧故而行三昧，为一切欲故降伏心意，善拥护思惟亦不错乱，随意自在，不说人过，无量无限无有穷尽。于今三昧断诸狐疑，放种种光明，依一切善法；诸结使净，数数习三昧，依一切善法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获此解脱心， 三昧无罣碍，
 新头趣大海， 驶流难可制。
 若意有所欲， 心亦不移转，
 欲断境界水， 皆是根门行。
 我于百年中， 担负父母行，
 不充我所愿， 能报父母恩。」

已得将护彼， 指授父母处，
能觉知如是， 世之所恠有。」

是时菩萨行坚固心时，收摄解脱有如是方便，彼有勇猛意，所为无罣碍，不为人所制，持是故当方便求。昔闻阿兰迦兰起诸禅定，舍彼禅已，更求三耶三佛无上道，便往行南半由旬，中诣彼空闲处作种种苦行，噉果饮水着纯黑皮衣，在树下结加趺坐，或时饮水或时食果蔬或时服气，作如是苦行，于草上卧，或以灰自拥，乐着于彼三宿之中颜色不变易，九日之中礼跪祠火。诸放逸者随彼言教，或时祠天头目渐羸，两臂露现，或翘一足身体倮曲，亦不盗窃以法自乐。于彼苦行求道，亦不饮食，皮骨相连身日日极，身黑面色萎黄，犹如箜篌内无有实，肋脊悉现，形有百变不可观省，少壮之貌永无复有，犹如老象无所任施，坐卧行步而无有力亦不能语，虽复贪命不久在世。当于尔时，天使已至彼所住之处，为设方便，有如是若干变化。彼为法故，寤寐不失其节，如是求解脱不顾其身，于是便说偈言：

「设我当融烂， 人身分为百，
 又无瞋恚想， 众生至无异。
 彼意何可贪？ 苦恼无数变，
 有计吾我想， 眠与死何异？」

是时菩萨多闻之时，所谓闻名者自称扬其德最为第一，息心众人所敬待。志性不乱，所闻能持，闻持具足亦不忘失，观察其义除去憍慢，有如是之业与智相应，今悉闻知，以智无懈倦，恭敬于师长，所愿自在。若饥虚者起大慈悲，降伏大外道，无所罣碍亦无尘垢，于异刹土现其道行，不为爱欲所染着，起方便意为世人民，欲使解脱。尔时菩萨有如是慈心，一切智所因，皆是方便所起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彼闻若干响， 其色无有变，
 牢固不久存， 况我今日身？」

最初受此法， 有信于世尊，
便生大智慧， 除去诸结使。」

尔时菩萨行恩之时，识其恩德亦不忘失，便有是智慧，欲报其恩造少功德，永以不忘失亦不永尽，犹如种少谷子终身不忘失。昔者菩萨欲求无上道时，在一闲静之处，有鹦鹉菩萨常处彼树。尔时有风吹彼树木相切磨，磨便有火出，火渐炽盛遂及山岩，诸生青青树木火悉焚烧，有麁烟起，色极自炽亦不时灭，犹如日光尘烟俱起，大小树木皆悉被烧无有遗余，犹如天地融烂时，须臾之间闻见者皆为恐怖，所焚烧物随时便尽，诸树木皆悉尽。尔时菩萨为鹦鹉身，一夜之中便作是思惟：「犹如飞鸟止此树木，当有返复之心，与彼相应便起恩意，况当我等长夜处其中，亦不能得灭此火？我今政是时。」现其威力往诣大海中，以两翅而取其水，在彼火上而洒其火，或以翅洒或以口洒，东西驰奔。是时有神便说此偈：

「此火甚炽盛， 烟云不可近，
虽有此善心， 亦不能得灭。」

是时菩萨鹦鹉语彼天言：

「我处此山中， 未曾失其恩，
云何当舍去， 使火烧此林？
今我有此力， 意欲灭此火，
不空居此山， 欲得报其恩。」

尔时树神复作是说：

「此鸟有恩慈， 其色甚端正，
此是应人法， 世之所希有。」

尔时天神作是思惟，便语彼鹦鹉菩萨言：

「知汝有恩慈， 为汝当灭火，
相愍有此心， 我当速灭火。
尔时有大云， 愍彼鸚鵡故，
今当灭此火， 使彼愿获果。」

况当成等正觉？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在彼时， 有此恩慈心，
诸有发欢喜， 天人所供养。
以能到彼岸， 远离生老病，
笃信已牢固， 统摄十方国。」

尔时菩萨着袈裟时，为世人轨则，为众生等变俗就道，此是大幢盖。如是舍国王妻子，出家学道以度诸狐疑。是时菩萨着袈裟时，有如是增益功德，曾闻过去三耶三佛，游在园观花果茂盛欲得出家。于彼园中人民游行，有佛出世观无厌足，人民炽盛，于彼园中无有众音。着袈裟三色清明，耳向解脱声音柔和，寿有限齐一切自归，为一切苦故降伏瞋恚，色如赤铜，尽力喘息烟风起，见色已便作是说：「然与我心相应起此心，是我解脱。」是时护袈裟有众功德，舍彼瑕秽，缘是之故便说此偈：

「亦不自识名， 与彼而相应，
亦不善浴洗， 降伏故来此，
速降伏彼果， 割己无所惜，
口作善言教， 必当自坏败，
虽复作此观， 与我说是义，
我当惠施彼， 忍此苦恼业。」

已自割己降伏其心，便作是语而说此偈：

「莫作苦恼患， 有如是慳嫉，
此果虽复小， 恶报无有限。」

尔时菩萨乐闲居静处，于彼园观，清净无众乱亦无众事，行到彼者皆怀恐怖，心所爱乐，曾闻有仙人所居处，极妙无比，广说如上。仙人所住处，彼所有众事皆尽无余，远此园观去。当于尔时未定阿惟三佛菩萨为兔身，是时兔依仙人住。时兔见仙人下山，便以偈语仙人言：

「人身处世间， 极妙无有比，
已得生人间， 应处山林园。
善哉此仙人， 善色面亲近，
无有众瑕恶， 心自能降伏。
杀害之所起， 自知齐限量，
能自降伏心， 无有境界想。」

「已舍境界可食我，为出家故求解脱道，心意决了莫舍甘露，去彼悵望意功德同处山林，有如是三昧意无众乱。已处此山林，当乐此山林，如夜月照明、日照于昼，能仁有恩慈应住此山林。然仙人少壮时，于彼山林中而居住，今年已老，何缘舍此去？」时是仙人便作是语：「自伏其心。」倍复欢喜而作是语：「若仙人去者，谁当乐此住？」菩萨兔便说此偈：

「我今无此豆， 粳米及余谷，
心能自降伏， 愿住此山林。」

尔时成阿惟三佛遂住于彼，照明于世间，乐彼闲居，以是之故当住彼山林。便说此偈：

「境界甚庠序， 山林行苦业，
常乐居闲静， 当自思惟行。
解脱身功德， 心意常和悦，
智慧极微妙， 当亲近山林。」

尔时菩萨有此亲友之心，常怀慈心，自省所生如实所生，如所闻有山林中广说如契经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山林无有众果，诸法解脱以忍

法解脱。」是时菩萨长夜之中有此慈心，诸法解脱，于彼人民无所触烧。于彼端坐思惟不移动，鸟巢顶上，觉知鸟在顶上乳，恒恐怀怖惧卵坠落，身不移动。是时便观察，便舍身而行彼处不动，善殷勤力生，乐摄彼。是时鸟已生翅，已生翅未能飞，终不舍去。今行此慈竟有何奇亦不恐怖，众生亦未曾为。如是自知，便说此偈：

「彼能办此事， 故于人大，
亦不触烧彼， 此德无有上。
是故彼世尊， 最为第一神，
故在道场处， 功德自具备。」

是时菩萨行悲时，自有力势堪负重担求一处所，一切众生我当度脱之增益功德，于诸苦脱无力者除世愁忧，无救护者为作救护，无悌望者为作悌望，无力势者为作力势。诸疾病者为作医王，为老者示现少壮意，为少者示现有力。曾闻世尊行道之时，无数比丘前后围绕，火焚烧园观时，比丘见大火烟起，各驰走向世尊，或有叹誉世尊者于如来前住。彼诸比丘住如来前观者，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我无畴匹， 三世功德具，
以此至诚语， 使恶速休息。」

说是偈已，是火聚火即休息。是时诸比丘叹未曾有，皆是世尊之恩力，欢喜于如来，各各叹说此偈，言未曾有。世尊告曰：「诸比丘在一闲静处，种种境界若干种色，当于尔时我未成于等正觉，尔时我为桎梏罗瞿也。从彼生已来，年少自在，好施于人，求微妙行。当于尔时，蹇荼国界人民炽盛土地丰熟，多竹林苇树木高峻，时火所烧极炽盛渐及山泽，有如是之变，广说如契经。尔时有群鸟众，各各产乳，翅羽未生，或有翅始生者，或有堕地者，或有破头尾者，亦不堪任飞，或有饥饿者，见彼火炽盛各欲飞去。我尔时见此火已，亦不护身，无数百千劫功德有如是护心。我尔时于彼清净便发此心，使此众生脱此大患。尔时我便灭此火，火实时灭。我尔时

于彼园灭此火行此悲心，况我今日成大悲？今日火当灭。」于是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由少之所生， 本观一切变，
一切皆悉坏， 慈哀于众生。」

彼火即得灭，火灭未久，以智慧明灭世人火。尔时菩萨为生死故，菩萨欲生时，救济众生观生苦本，曾闻空静山林之中，有鸟鹿鸽蛇在彼止。于彼有仙人菩萨，常处其中食果饮水。尔时鸟往诣彼仙人所，在一面立，便作是说：「世有何苦？」尔时鸟便作是言：「饥为最苦，由何因缘而生此苦？我等各各自当陈说。身体疲极烦炽诸根不定，口不能言耳无所闻，常怀思想，是故饥最为苦。此苦患身火所烧，由此饥馑此病难疗，共相牵连，皆有如是之苦。」是时鹿便作是语：「惊怖为苦，所谓惊怖者，身在独处见猎师常怀惊怖，身心之秽常恐无此身，复畏猎师欲杀害己。此身有何牢？要住无常处驰走东西。此惊怖者由何而生？常有此念：『彼一切有是行，舍离一切身，我等有此身，常怀惊怖须臾不宁，皆是本所造坏败之苦，有如是惊怖。』以是之故，惊怖为苦。」是时鸽便作是语：

「欲最为苦，更乐其中心境界净，思惟所处无脱此欲患。此欲犹如火，亦如脂酥着器，然则炽狂有所说染着其心。欲火亦复如是，染着其心，消尽其形增益诸缚，无数劫为欲惑会合，炽然烧人形体。以是之故，欲最为苦。」时蛇便作是语：「瞋恚最为苦，所谓瞋恚者，便伤害人命，无有尊卑，增诸罪根，身体颜色常变易，动有杀意，**齧**蹙眼赤牙齿长利人所恶见，摇头动身长息吐毒，身体肌皮纯有瞋恚之火，一切世人皆不喜见，常伏空处，饥亦瞋饱亦瞋，眼视不善，有如是之变，彼犹如火焚烧山泽，此瞋恚火亦复如是。以是故瞋恚为苦。」尔时菩萨甚深之智，思惟此已，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皆悉苦， 亲近其颜色，
生者必有苦， 听我今所说。
犹如此大患， 苦恼无有限，
一切是生根， 是故生非真。」

若有必成菩萨道者，流转生死以慈悲喜护愍一切众生，以捷疾之智无所罣碍，有勇猛意修一切智，无懈倦之心，教化无有狐疑，常怀等见，志性牢固不可沮坏，得彼气味不失其志，有力堪任，分别诸法亦不毁漏，彼成大智慧施意解脱无变悔心。一切惠施如湿鞞国王，常修净行未曾懈倦，如摩诃提披王忍力具足，如忍神仙戒不缺漏，如布赖多学士常乐出家颜色和悦。若复于爱敬之中意无染着，如大须达施那王游化世俗，瞿频陀王爱乐于法，如鬻多罗摩纳乐闲静之处，为伎乐声响清彻，如善觉菩萨在大众中为师子吼，皆得解脱至泥洹界，诸功德具足必成，于道倍益诸德成菩萨行。于是便说此偈曰：

「倍无伤害意， 菩萨功德净，
 已志性牢固， 如日放光明。
 爱乐如是法， 福田无有秽，
 愍彼世人民， 故说如是业。」

是时菩萨不怀恐怖，从兜术天降神，观有为行无常，心无乱想，常自观察，知所从生处，亦复自知更不受胎。有是真谛，究竟其原，心无染着。降母胎中住彼处所亦无乱想，于彼观犯戒为恶行、持戒为清净，亦无染着。于胎之中无不净行，犹如莲花不染着水。于彼多起道意已，有此智慧，诸天子常卫护，兜术诸天递来宿卫，现淫不净行乐修梵行。自从菩萨降母胎中，夫人之身未曾有秽，菩萨戒行极为清净，心无伤害之意，施行立誓审谛至诚，欲出于家，大尊妙神天子，皆悉扶持胎净无恼。若举足行七步，时怀出家意即观四方，今当向何方便无众苦？香汁浴洗自然有香池，皆是前世功德所致，天雨优钵拘文罗花而供如来，于是便说偈言：

「无数世劳勤， 救彼众生故，
 转轮无有量， 天人得安隐。
 诸有天伎乐， 皆得欢喜心，
 香轮在前转， 降伏众魔怨。」

彼时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时，梵天众皆悉侍从，若世尊人民天众围绕时，此是第一相。若菩萨从兜术天降神，地为大动。若世尊觉悟，众生尘劳无有杂秽，此初瑞应地为大动。彼众生之类尘劳永不生，最第一乐，是初瑞应。若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时，有大光明照世间界，是智慧光明相初瑞应，诸幽冥之处皆悉见明，亦是智慧之相。若菩萨初生时举足行七步，此七觉意之瑞应。是时菩萨观察四方时，此是四贤圣谛之瑞应。是时菩萨大笑时，现度人之瑞应。是时菩萨梦见，以此世界为床，须弥山为机，手脚垂四海之外，此是世有常之想，此是甘露法味之瑞应。复梦缇隶迦树生齐，上覆三千世界，此是道场之瑞应，天人所尊敬。梦见众多飞鸟周匝围绕，皆同一色，现众成就之瑞应。梦见虫头黑身白，现优婆塞众成就之瑞应。复梦见山顶上行，现得利不慳之瑞应。于是便说偈曰：

「瑞应未曾有， 彼有大功德，
起者必当灭， 苦乐之所更。
见彼皆欢喜， 必当有佛出，
如日除云雾， 无复有众尘。」

是时菩萨志性不可回转如所说，如月初出于幽冥处众人所敬，即从座起欲得出家，是时便起此心：「此最后有斯三更乐。」是时菩萨从高床下，尔时亦起是意：「此最是高广之床。」如菩萨出城门时，是时便作是念：「我不得道终不归还。」犹如菩萨解璎珞以授车匿，尔时复作是念：「计此宝衣最是我后所有。」若复菩萨以马授车匿，是时亦作是念：「此是我后所乘马。」是时菩萨右手执刀自剃头发，是时菩萨复作是念：「最是我遗余须发。」是时菩萨以宝衣贸鹿皮用作袈裟，是时菩萨复作是念：「最是我应所著衣。」若复菩萨在道场坐，是时复作是念：「我不解加趺坐，不逮一切智，不起于座。」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积德从小起， 当获无量福，
犹水滴渐漲， 必成大河河。」

观此若干类，有为行所造，
应食甘露味，消灭诸恶毒。」

一切智成等正觉时，观世无常苦空，彼已成等正觉无有众恼，所可因缘成等正觉，起者皆悉归灭，知一切死者与彼生相应皆悉觉知。是时分别眼识，作如是觉知，高下随众生所为、境界所有，智已办无有狐疑，于彼觉知本因缘等，正觉无有边幅。尔时有众智生，觉知有道流布世间，觉知道不可移动，是时尽越一切苦。一一分别境界，若于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，意流转不可移动，无染着意亦不乱，智慧无量亦不舍智慧，意善分别游境界里求其方便，果报无量，智慧悉具足，一切无有罣碍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觉一切物，亦无有量，来往周旋，
无所罣碍，悉觉一切，最胜所观，
除三界苦，当照世间，谁能分别？
唯佛能解。欲求微妙，当求如来。
如来随时，与彼相应，所当成就，
无有退转。」

尔时世尊独游无侣亦无有师，功德无量欲训诲众生，于佛法众皆悉成，一智成就成等正觉，最尊微妙无等者，觉知一切尘劳所趣根本，一切皆悉成。念不移动，以智分别一切法，度以一保证使，微妙最为第一，畅说一切行，故曰一切智。已有一切智，专其一心解一切法，断一保证使，故曰一切灭。除去有无有爱，亦无有伴侣，一切功德智成就。等拥护一切众生，如父母爱子，展转功德力成就，无贪憍慢故曰最胜，布现八贤圣道而转法轮。彼喻如影不在日前在闇前，此亦如是，一保证使不与道共相应，是故而转法轮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一一功德具，彼不可限量，
况色不思议，一切相具足。」

犹如月光明， 而照幽冥中，
众宝集于海， 释种德亦尔。」

观诸缘起已，智度十二因缘，尘垢牢固起爱着之智，意驰其心中，或起有漏智造诸苦行而得出要道，知欲灭诸结使故，无有苦乐之想休息之想。智以无我故得增益，智与共相应识身心空，智欲降伏少壮之意，染着其心起依猗智，自省决了灭诸结使，起明慧智欲降伏结使，起伏息智欲度彼岸，故起轻举智自称其身觉。众生以谛授起灭尽智，缘彼谛思惟有诸微妙禅，以彼思惟故起度彼岸智，彼心得悵望余者亦得悵望，悉同其迹，意有所猗而逮智慧四大休止处。思惟与相类，趣到彼岸，得天耳智等度彼境界，同其一行已得等度彼岸，得天鼻智依彼识欲有分别智，知他人心智所念，悉清净有所修行，欲化众生故便得自识宿命智，为彼善色故敷示四大，便得天眼智，心有所觉，观察戒清净，得誓愿智大神仙功德。彼三昧种子所生，度诸三昧界，欲长益彼故，众生欢喜便得究竟智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种种人思念， 亲近现在前，
 分别种种法， 以示大神仙。
 当觉知彼业， 以舍诸尘盖，
 悉达观察心， 善哉人中上。」

彼如实而无有爱欲，不与彼爱欲相应，亦无瞋恚及杀害之意，亦无愚痴觉知彼病，亦无谀谄常怀柔和，亦不自叹誉，语出善教亦无有想，除去悵望之想，亦无彼此之心，不伤害彼人，自得解脱无所适莫，有慈哀心所为皆悉办。非为无慈心有悲心，无杂秽想亦有护心，欲等度护众生故有空心，禁戒具足有无愿心，智慧润泽有无想心，亦无所染亦无调戏，为世人民不离调戏，避诸恶业而说法教，禁戒成就无所缺漏，三昧成就定不移动，智慧成就皆悉至彼岸，十力具足无能胜者，得四无所畏无怯弱心，独步三界，于大众中而师子吼。于是便说此偈言：

「犹如此大海， 广博极微妙，
十力一切德， 智者之所观。
犹如此大海， 澜波摇动时，
有人立彼岸， 不究其功德。」

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上



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中

符秦罽宾三藏僧伽跋澄等译

尔时世尊云何分别生城？所谓尽生无生，断蜃度血岸及诸木栅，爱欲所由牢固染着愚痴，愚痴为城无惭无愧，围绕迹无缺漏，五盖为门覆蔽众生，种种爱欲充满瞋恚车，无数种种众围绕，竖僇慢幢、吹闍冥螺游行东西，种种邪见缠络其身自受持相，作如是谛思惟：「众生种种园观极微妙，心娱乐其中乐到彼处，或到饥馑处，是所求乐商人所行，已度境界行到彼处，利养解脱后世有果，盛热寒暑风雨遭此苦厄，生老病死有是苦恼，当属死生向一切趣，犹如彼船随水东西，于彼中而作是意：『狐疑难可入，不与共合亦不可与鬪。』」尔时世尊以三昧观如是力难可沮坏，到彼境界，彼死处悉灭尽，一切吉利无有为行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生国有众想， 已度拔济河，
彼蜃血满中， 犹海深无底。
三世闻声响， 愚城所围绕，
世尊观彼时， 以权智往坏。」

尔时世尊云何降伏魔众？所谓于八解浴池洗，善行不染着渐至解脱门，善无上言教等与住止宿，名称远闻，着惭愧衣，空·无愿·无相以为宝冠，忍力具足，颜常和悦面满充盈，布现贤圣八道，种种香熏着若干种衣。本已觉结使为秽，乘禁戒车，等见导引前，功德

围绕，以智慧力御彼车，专念不移，以善觉悟彼众生。三界闻其教，皆本行所追逮，以意止为铠，手执法幢，挥智慧刀，以善想为拂，以十力无畏吹彼法螺，以神足之力于三千世而得自在，善分别七财，四辩才不可穷尽。若结使起即能使灭，惠施财业百千万倍不可称计，犹如大象庄严其身，摄取众生安处善业。师子奋迅意无怯弱而开法门，或现惊怖或现刚强。内无瞋恚获大财宝，犹罗刹鬼露现牙爪，有如是形状不别眷属，或现猫狐或现魔众，或师子头虎身或七步蛇，或跣立欲相伤害瞋火炽然，或担山吐火若干种变其中，或有狗犬者怀懦弱，或一身两头或弄舌张目，或身长颈短，或金翅鸟形。手执刀杖或执轮杵，或师子吼欲伤害人。作如是变怪，或牦牛形状者，鸬盘荼形手执大火炎，皆着铠，眼赤光出擎大火炎，求其方便欲相伤害。彼罗刹者皆有两翅，种种鸣鼓声若干种满虚空中，有如此铃婴颈犹如厌鬼，或童子形手执铁轮，种种恶行若干种状，犹如海神手执日月，以智慧刀降伏彼怨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结尽无恐惧， 长夜乐其中，
 种种色形变， 种种色无穷。
 起如是之变， 亦本所造业，
 手执智慧刀， 即能降伏之。」

是时世尊云何度灰河？所谓度灰河时除去悵望及瞋恚，思惟彼灰河皆悉不净，种种之想皆悉除舍，缘彼若干种永尽无余，所观察微妙，时不可过渡生死海合会难度，皆是古昔所造行，意所爱乐，伽舍救舍(二种草)顺水而流断其悵望，除去愁树岸边饶草。如是身所造行，树木茂盛种种啼哭，百千种不善行所造手执石，亦是不善行所为，犹彼海中有虫复往求乐处，为欲所回转伤害场界。瞋恚炽盛眼如赤铜，心修清净欲想盈满，而成灰河及诸坑渠峻难。色声香味细滑，皆是有漏剑戟悉布彼地，有大幽冥亦无光泽，依彼随流上下如是之河。尔时世尊菩萨无量生死中，皆欲远离，便起是心：「此灰河甚为峻难，刺布其地，极幽冥无有光明，如此人众顺流于彼，我今当断其流。」作如是誓愿已而求方便，以法忍为世作轨，倍复作

方便等度禁戒地以此安处，以四贤圣谛观察四方分别决了，以无漏等见山踞生死岸。已踞彼生死岸，至善业、等业、等方便、娱乐三昧、八贤圣道皆悉分别已，欲至彼岸以神足之力，五根亦无所畏，以涅槃之处于彼止住解脱禅三昧，众华茂盛不出无为者觉知分别。是时世尊为契经者锭光佛之印一切华无上(佛名)毘婆施(随叶佛)生彼种姓家堪任说法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有力无有限， 当怀恐惧心，
灰河深无底， 愚者乐游彼。
尔时世尊力， 度彼没溺者，
已到安隐处， 为人说其要。」

大商人本誓愿成就，志性柔和，依种种功德而自严身，随时适化，为众生类观结使根本，获智慧降伏彼恶使就善，随时智成就，善观诸根法常微妙，善依彼智善问智，成就恭敬忍，善说第一法彼义，说法义辩善成就，贤圣究竟智成就，法辩成就。所谓义辩者，名身句身味身，皆悉分别若干种声，彼辩才义善，犹如此名身句身味身，皆使趣善。音向辩才善，于此三辩才与共相应解脱三昧，于道回转善知他心，智成就彼，有所授决亦不移动，先问其义说无碍法，使趣一智慧道，彼皆成就授决成就，无处智成就，善趣一切诸法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有现智慧宝， 亦说诸义辩，
淡泊无佛等， 功德亦无双。
本去心无来， 安使作净慧，
以救世俗业， 为世开甘露。」

尔时世尊云何说法？所谓随前所求皆悉充足，为说解脱德义，如实不虚味尽具足。随其时节渐渐与相应义，中间皆悉分别，前后与共相应，种种若干界随如意说应前人器。诸法义有勇猛意，有诸智变化有果实，分别法界无有限量。一切智所为起如是法亦无所猗，除去悵望觉法行业，亦不自称誉，与众生说法解诸病本末，三意止成

就不怀惓望，摄取彼众叹未曾有，天人所供恭敬，善住彼处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彼永灭法， 最胜口所宣，
善说牢固行， 智慧等无量。
彼是甘露味， 外不受尘垢，
已练诸瑕秽， 亦无杂恶患。」

彼无有秽恶，除去愚痴意性清静，以舍外事当成佛眼，意无所著亦无疮痍，以过心意不造过去彼以休息，皆悉平正心不移动得第一义。一身苦行，彼行造若于身亦无众想，于声闻中或以天耳闻声。彼无所持，于世俗中起知他人心智，种种有为行不以为劳，以众生故自识无数宿命之事，如今娱乐一切色行。或以天眼观色，众想亦不移动，诸结已灭已现非义，以苦誓愿故亦不造惓望，休息清静。彼智不坚住，识处欲已尽，彼以般涅槃义流布世间，内自依猗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意无有愚痴， 寂然无众行，
佛所觉意业， 是故我归命。
为彼人说法， 清静无瑕秽，
游彼园观间， 及诸隐学处。」

尔时世尊谓是福田，依彼福田有所惓望，犹如依麦谓麦田稻田，彼佛世尊亦复如是，依福田故故曰福田，以是故号曰福。若干百千行成就此福田，智慧根所生思惟等业已度到彼岸，依彼而说法，无起灭之想亦无彼此心，除去断灭，等见等志，无彼等见想，等志吐妙言，身等善无恶，向亦无有染污，等成就身亦无疾患，等见生，等语成就命成就，以欢喜果故，彼一切时尽微妙无有上，于众会上最为第一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福为第一田， 无数劫清静，
愚者不观察， 彼则堕盲冥。」

诸有好信者， 受施能消灭，
今以安处住， 必还安隐处。」

说世最希有出现，犹如优昙钵甚奇甚特，荷负众劳叹未曾有，出现于世中间，有如此勤劳，有此未曾有出现于世，甚奇无与等。有大道生亦不依辟支佛，等不等处有如是生，犹如日出不择坑渠悉照。有如是智慧而照，极净福田生，如是增益天众，善行所致如是出世，益众生类布现教诫，无明闇蔽永尽无余。欲布现道，解脱生死各各相依倚，犹彼众生有形之类皆悉庄严。是时众生极被润泽，第一众得成与解脱相应，因道迹诸恶已息，思众生类与说法味，作诸桥梁度彼人民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其有众生类， 观察如来者，
 皆发欢喜心， 即得离世患。
 第一微妙福， 娱乐亲属众，
 发趣涅槃道， 寂然得解脱。」

尔时世尊有此解脱，于彼爱欲诸盖心不与相应，故曰解脱也。彼精进亦不懈怠，所生根本数数修习，清净无瑕，功德不可限量，不断解脱境分别因缘亦不起法想，所愿充满亦无有嫉妬心。诸垢永尽度诸尘结，以智不处生死，亦不舍之，智慧解脱分别，犹秋月照明，幽冥处皆使有光；犹如流水，树木皆悉润泽，随时敷华；犹彼水驶流，沫随水回转，所生至到处皆悉充满。世尊亦复如是，无余涅槃解脱驶流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佛能灭众恶， 解脱最为妙，
 除闇现照曜， 如月星中明，
 昼与夜无异， 常住不移动，
 既得解脱法， 智慧照现彼。」

尔时世尊有是尽智，分别尽智我已知，苦习已除，以尽为证而修行道，作如叹说，本所造行疗治彼疾，淫怒憍慢究尽其原，以等智灭

淫欲，此是涅槃之智如实不虚。譬如有人受众苦恼无能度，彼人亦不可疗治现病原本，便作是念境界微妙，如是所生皆悉修行，除去阴盖断诸结使。譬如有力之士种诸病根无能当者，未起方便意彼亦不可疗治，有如是患淫怒痴，以尽智使得欢喜。犹如有人常畏嶮难之处，彼有种种苦恼疹疾，彼若见一浴池清静无有尘垢，挟池两边有清凉风起，鱼龙游戏视水见底，虚空清静亦无云暘，优钵拘文陀华悉满其中，枝叶华实皆悉在水中生，有是种种微妙树生其中，若有见者皆怀欢喜心。然此人于彼浴池，除去苦恼亦无饥渴，得是欢乐所为已办，于彼浴池底有微风起，观察是时，若于彼若坐若卧。彼世尊亦复如是，本所造淫怒痴皆悉除尽，于生死原现如是浴池。何者？于三界所生众生，拔济苦恼皆悉成就，以为桥梁；复以等见犹彼清凉浴池等三昧清静，未曾有移动；等志，犹彼鱼龙；等解脱，颜色无比；等方便，犹彼优钵拘文陀华观无有厌；等念智慧犹彼重云，世俗三昧不以经心，大众围绕，若得彼浴池甚爱欢喜，彼于法浴池中洗浴若饮，所有淫怒痴永无有余，亦无众患亦无饥渴，成就如此法。复以斯法惠施众生至涅槃所，所作已办亦无恐惧，到安隐解脱处念乐至无余涅槃界，复以善法使众生共。是时佛世尊坐不移动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日夜所造行， 欲使众生安，
 究竟怀欢喜， 无有若干苦。
 况当长在世， 众患常逼己，
 不以苦尽智， 离俗至彼道？」

尔时世尊有无生智，所谓彼无生智者，我以知苦更不复尽，苦以尽习更不复除，习以尽为证更不复作证，以行修道更不复修道，以是之故名曰无生智也。是故无生智，彼智大功德大事兴灭本末，犹如种谷子随时溉灌，与共相应稍稍长大，随时茂盛或时不生。世尊亦复如是，识子为智火所烧，各各与相应除生死原。识处无欲亦不常住，诸行已尽，于其中间所起心垢不可思议，心所造更亦不造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诸起无生智， 诸佛所拥护，
 觉知苦原本， 起诸苦恼患。
 彼智无怯弱， 清净而无瑕，
 于彼坐道场， 无起无灭意。」

尔时世尊布现于戒，起诸村落城郭人民，皆使奉持禁戒具足，其有犯者不与彼相应，消灭恶心与彼相应，与十善行相应，使净众生尽同功德。如是众德成就，在众有是功德无众乱想，于中力勤行，前所誓愿皆使获果，不欢喜者皆使欢喜，前于诸佛所造功德，得欢喜者重令修行。未曾有出世降伏外道，解脱功德为惭愧者皆安隐之，已威仪礼节故于现法中而尽有漏断其根本，更尽余漏而不复生，与道相应，作如是说：「使梵行久住，天人得安隐。」彼教诫语皆悉受诵，诸比丘随其所犯皆悉避之。作如是语已尽拥护，犹如孔雀拥毛、牝牛护尾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结禁戒， 为法而布现，
 第一乐奉行， 犹好戴天冠。
 设有住彼者， 得此三昧意，
 无有犯此者， 如海不过际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微妙之首，牢坚无缺漏，视之无厌，不可沮坏犹如团盖，观肉髻相无比，无有能见其顶者，无有能摄其相。彼有微妙眉发，善生善分别者，发细青色极微妙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释梵及世人， 尽集观生时，
 皆悉在其上， 无能见其顶。
 本不起轻慢， 得为释师子，
 由此行报故， 得是顶上相。」

尔时世尊有是微妙之发，善生在顶上，各各软细而生，无有参差亦不乱错，各各齐等螺文右旋，诸相具足善住。如是色相极软细耀光生，其光彻照无与彼等者，犹如藕茎丝极软细，无能度其上者，

亦不可沮坏。其有眼见者皆获安隐福最为第一，善香种种熏，皆是众行具足，有如是相满行所行，成无上等正觉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软细无长短， 发如绀青色，
如来颜清淨， 如夜清月现。
种种香远布， 闻香悉分别，
细软风吹香， 犹彼罗梅檀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额，牢固如金刚，极平正亦无有皱，方正，其有覩者，皆怀欢喜而无厌足，亦不点污亦无白黑处所，充满所行业不缺漏，见者欢喜无害意。眼净无瑕，众人见者一切吉祥，无数百千行所成办，然后得如来额。尔时即说此偈：

「微妙极清淨， 尽脱诸恶行，
佛额不思议， 如象牙在水。
彼所说言教， 如来额无比，
如虚空清淨， 人见皆欢喜。」

是时如来有眉间相，最明曜，处面门中，犹牛乳色极软细，犹如白缟练、白雪色，如日初出、如拘文陀花，色极白无比，如秋时月极清明淨，右旋亦不太高亦不太下，一切无罣碍。其有覩相无有众病。长与肘等，极微妙色不思议，放光已还复其处。皆是本行所造，犹如此面微妙，于大众中而说法教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种种百行造， 如来眉间相，
此是福良田， 亦是本行报。
不麤亦不细， 右旋色微妙，
出相与肘等， 三世无不见。
如来眉间相， 清淨无众瑕，
犹如安明山， 于众山第一。
于诸法自在， 能淨众生类，
如是面满相， 无过眉间相。」

彼色行所造， 解脱无有比，
已灭意垢火， 众生同其净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微妙清静之眼，犹如彼百叶华色，华叶各离无幽不照，犹如虚空优钵青文陀罗花色，眼睫极白，犹如鴈王而无有异，极白无比最为第一。观四方刹皆悉见之，于其中间皆悉见彼刹有形之类，皆悉分别，彼无有欲亦不卒暴，无有瞋恚亦不与瞋恚相应。观彼刹土善恶之行，所有微妙之事亦能观察，亦无恐惧惊怖之心，修行慈得悲不邪视，于一切众生亦修喜无有厌足，以守护诸善法，一一分别法，遍满一切刹。彼作如是知观无有恶、无懈怠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眼净极微妙， 一切不可沮，
百福之所造， 然后成如来。
善法极清静， 亦无有众恼，
面色如天王， 是甘露出现。
法相亦具足， 亦无众恼患，
亦如彼明镜， 面像于中现。
观彼众生处， 视之无厌足，
然后成正觉， 演说甘露法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微妙鼻，本无数百千劫生中，起是种种智慧皆悉分别，于生死处拔情爱刺，欲度到彼岸，欲拔一切爱刺，为世人民勤行如是苦行以惠施人，或以戒而度脱人，皆是本所造，一切义具足、无杂秽，疗治疮痍。犹如金聚色最第一明，欲得到彼处者，心所爱乐亦无欺诈，于彼布现一切取要行所造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微妙无杂秽， 如来鼻第一，
犹如鸚鵡[口*(佳/乃)]， 是故归命之。
当在面门中， 众生所宗仰，
彼鼻如是妙， 如赖频陀花(似鸚鵡)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齿，无缺漏、平正无高下，犹如白雪螺色，亦如彼拘文陀罗花色。有此微妙色极清净行具足，有光明，悉脱诸恶行，犹如金刚不可沮坏牢固，如来齿四十，上下各四牙，齿上有千辐轮相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齿平正， 说法极微妙，
 无缺无落堕， 犹彼提勒华。
 眼净极微妙， 善色无变易，
 释种种此德， 方齿四十具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广长舌，未曾有虚，善色不可坏，如阿舒伽树华(无忧)，犹莲华叶极软细滑，亦无麤言犷语，除去淫怒痴患生安详处，欢喜爱乐禁戒成就。有所宣说无不得度者，以法智济拔贫穷，于想味淫怒痴得解脱，皆是本行所造，如来舌相皆悉覆面，甚奇甚特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百福所造行， 如来舌第一，
 齿唇悉平正， 常吐甘露法。
 若得若干味， 妙色及不妙，
 悉能分别味， 次第不失序。」

如来是时有如是言教，说有漏行善，音响无麤犷，言辞功德等具足功德无量，有常无常行，志性无怯弱，甚深无底色最第一，所说言教终无有烦，义义相应现本缘起，善分别法，方便随时教化众生，无有瞋恚，自庄严身息意为乐。供养智者、叹誉名称各与相类，犹如鸿鸟乐彼渊池，诸有遭百千苦恼者皆救济之，使众生类悉得欢喜。于生老病死度到彼岸，无悵望想得最胜行，心无众结现诸善行，得未曾有行，以船渡水无有恐怖，度一切生死叹誉禅德，功德微妙寿命，灭心意至涅槃界，得甘露法灭一切生死原，指授善恶，闻者不怀怖，如光不可蔽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以法御示现， 供养佛所行，
以忍之力势， 如彼华开敷，
饱食甘露味， 盲冥不度彼，
能食此甘露， 得度生死地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响，所说功德亦无羸犷，犹鹞鞞鸟音极微妙，声彻四方展转闻教，于众生类有是力势，亦不出众外皆悉闻净声，悉是本行所作，如梵音、如哀鸾。尔时闻有五种声甚深无底，所有言教降伏外众，犹如彼龙改本所习，往古有如是色极妙无怯弱，若以眼观察而知之，无所染着，息心与味相应，数数息心无厌足亦不相违，不与瞋恚相应，此皆行报功德所致，故曰乐沙门。有如是心，依彼心有如是五种，曾闻水流声闻已欢喜，况当今闻如来言教长益善根，闻音响欢喜长益解脱？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声响柔和好， 佛音息心乐，
善胜来听教， 功德无有量。
诸有闻音响， 本行之所生，
已能觉知彼， 降五百孔雀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面，甚清净无瑕秽，极端正无比，善眼观无厌，耳垂睡，唇如朱火，色如天真金，齿极白微妙无极，平满无点污，亦无疮癍亦无愁忧，无有众恼，覩者皆欢喜，其功德不可称量，有第一香，本所造行，犹如月满极净无瑕秽，最尊第一。若结加趺坐，与大众说法，前后坐者皆见其面，若从禅起，先与众说法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欢喜乐， 欲覩如来色，
以得见如来， 犹彼月盛满，
得利第一乐， 无过如来众，
三五月盛满， 等说如来乐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头，善生牢固极端政无比，无有高下，与自身相相称，色最第一，犹彼那罗延天八臂力不可尽灭，彼处所与金色相类，彼相最微妙善色极妙，一切无罣碍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满足最微妙， 渐渐缘彼行，
如来有此头， 释种幢无比。
一切无能害， 发意于如来，
三界众生类， 叹彼如来德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臂，善生无比如彼须弥山，肩亦微妙无与等者，无高无下极软细，犹彼娑卢树王软细不可害，如瞻蔔华软细不羸，所生软毛色极青，各各右旋极软细，一切观者皆获欢喜，极微妙伸手降伏魔地证知我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犹世伽鸠树， 降伏诸魔众，
譬如金刚杵， 是故归命佛。
为三界唱导， 为法所光照，
彼意无有量， 归命最胜前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手，极自柔软善生无比，亦不坏败无缺漏泄，具足满犹高山峻。手有千轮相，指间连膜，爪极白净如日放光，如优钵华皆悉敷华叶软细。若说法时，众生闻者无不得度，言常随时。于本所造，生处光明彻照手掌解脱，若得慈悲，寻光明来皆悉得度。善分别众生远恶就善，与众生说法，于本生处得慈悲喜护，欲除不善行修诸善行，告众生曰：「一切皆苦，莫受彼尘垢，厌患生死。」众生清净使得悌望，欲除彼幻惑。若彼坐禅时，一切魔众皆趣彼所，种种车乘骡驴骆驼象马牦牛、禽兽师子狗猪羊，或作马头种种形状，带刀张弓执箭，或撞钟鸣鼓尽作魔众形，欲来害三佛。是时世尊以指按地，此地太好山林城郭泉源浴池种种泉源，皆有珍宝满彼浴池，或盛金钵中，有力人扣彼钵，便有声出，手抚法轮极妙无比，于是拜手。佛便说此偈：

「第一清净业， 转无上法轮，
如来手微妙， 极妙无有上。
彼手应抚转， 法轮处在一，
不见彼住处， 不见有试者。
若转法轮时， 随彼众生义，
以转此法轮， 众生得安隐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身，极方正无缺漏，禁戒成就，如师子臆功德缠络上下相称，如优钵华色亦不坏败。甚深行时右旋不高不下，极软微妙皮毛皆右旋，倍微妙无比，犹瞻匍迦极香，亦不少亦不老，无有不与彼相应，不与瞋恚相应，诸根具足世未曾有，渐牢固极微妙，不缓不急金刚之体，善分别众生。其有见者，皆发欢喜心，观无厌足。圆光七尺犹安明山，在大众中犹若象王于象众中，最为第一，犹那罗延王一切无能害者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于百劫造行， 得为人中上，
今得此色身， 今亦无与等。
以灭淫怒痴， 诸恶永以息，
是故今稽首， 使我后亦尔。
设起淫怒痴， 寻时能使灭，
今观佛颜色， 身无众恼患。」

尔时世尊有是佣髀，上下俱等善生，微妙无比无不平处，使人欢喜与身相应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佣髀清净妙， 第一无有比，
其有覩见者， 无有诸瑕秽。
微妙生软毛， 善住如金色，
更不受余趣， 观此最妙色。」

尔时世尊有此[蹲-酋+(十/田/厶)]肠，如是生圆渐渐佣细与身相称，如鹿[蹲-酋+(十/田/厶)]肠，善光清净无与等者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[蹲-酋+(十/田/厶)]微妙， 色亦无有比，
当观一切相， 一一难称量。
当觉彼如是， 一切世所称，
设当灭度后， 是故归命[跳-兆+专]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足，行步安详善住不移，亦不摇动极微妙，细足指长百福相具，作如是苦行然后得之。往诣道场为世人故欲度脱之，其有闻音者犹彼龙王善眼不移动，于彼三耶三佛所行功德，功德百千倍，瓔珞微妙光影无比，从此以来有如是功德故，拜手说偈：

「爱念不可害， 今礼世尊足，
亦礼如来顶， 如来解脱众，
其有得此信， 于彼最胜前，
白分极细滑， 是故归命尊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轮，极圆亦无杂秽亦无羸犷，甚深有千辐轮，其向柔和，身具足满诸根不缺，造大行业以四方事圣转轮相，境界具足，(二)无怯弱心，(三)犹如须轮以手障月而无有光，(四)设放轮便有大光，犹如春时无有尘埃，虚空之中亦无云尘。尔时于夜半无有结使(月病)，月放大光，此亦如是，转轮圣王本无如来之相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人生寿百年， 常灭其时节，
有是圣轮相， 犹彼莲花敷，
亦如安明山， 第一无有比，
种福之所致， 如来所修行。
于彼释宫殿， 来告今已至，
诸天所嗟叹， 如来应转轮。
若能觉知此， 观彼少处所，
各各有一心， 无有能过佛，
志性甚牢固， 放光悉彻照，
日轮所照处， 普度众生类。」

尔时世尊作如是游步，先举右足蹈地不迟不疾，行步平正亦不卒暴，犹彼象王而无有异，行步坚固，世尊身不摇动，犹那罗延天。是时世尊诸有高者为下，下者为高，诸有小户自然广大，如来身体未曾屈申，皆是前世无憍慢心；诸有乐器不鼓自鸣，诸有蠕动之类皆获安隐，皆是前世修行慈心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彼有大神妙， 无畏有此德，
 住处受善色， 破坏刚强者，
 彼已舍憍慢， 最觉自所觉。
 无爱欲微妙， 住处受行报。」◎

◎尔时世尊有如是迹，千辐相轮现极微妙，诸根具足色甚奇无比，于中最第一，生诸欢喜，百千劫所作行福所致。无麤犷，除去淫怒痴，本所作行无有伪谄无有众恶，不与痴相应、不造痴行，有如是名称。志性质直，所作无恇望，不怀狐疑，意有所灭，除去恇望行无缺漏，心无彼此，功德遍具足，十力成就除一切患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最胜有此德， 种种行所作，
 分别行地业， 如日出照明。
 彼轮隐地现， 心意所观察，
 当自归命佛， 如是以印地。」

尔时世尊如是笑，作如是因缘，本行所造愍彼众生故便现如是笑。是时世尊笑时，有是第一柔软极净微妙所闻经耳，见佛笑无尘垢清净无瑕，本所修行亦无虚言，犹如优钵瞻伏华有种种香，布现甘露语种种光，第一微妙心能分别。尔时世尊身作黄金色，犹高山峻绕彼三匝生阿迦膩咤所，于彼天宫诸得信者，承受如来教诫无所违失，展转相告便欢喜于如来，尔时世尊本所造行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青黄种种色， 口演禁戒光，
 出要如来身， 天人所供养。」

如来眉间相， 三因缘无比，
至阿迦腻咤， 来至如来所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光，皆是本行所造。身后有是光，极妙善解脱光最第一。身体有光，见者欢喜，种种光明璎珞其身，诸有尘烟、罗睺阿须伦所不能障，五结解脱除去愚痴。尔时世尊现甘露，使彼众生得遇此味，自然神足不可思议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身体善解脱， 无有能沮坏，
十力有此光， 愚者所不见。
如来有神足， 示现众生等，
大光蔽日明， 是故归命光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衣，不高不下随时着衣，灭生死原，草秽不着，衣服境和悦，所至到处皆悉欢喜，有如是果实，是故尊者难陀，衣常鲜明，及诸比丘在世尊侧着僧伽梨，无有能污如来衣者。是时尊者难陀叹未曾有，往白世尊欲知着衣之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云何难陀，本无如来长夜出世？云何除众生淫怒痴垢永尽无余？」便随彼教设当作是成就者，随蓝风不能动此衣、尘垢不染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所著衣， 自覆身形体，
莲华不着垢， 此衣亦如是。
若随蓝风起， 力势难可制，
欲动如来衣， 谁胜十力者？」

尔时世尊如是乞求诸豪尊家，不择卑贱皆悉周遍，无有邪命，不俯食，不瞻星宿卜问仰食，不受信使往彼食，不观四方食，不呪术幻惑食，不田业依倚食；所以乞者救济彼故，无希望意、不染着食。尔时世尊食无有更乐、所有染着，观如是业而受彼食亦不贪着，无淫怒痴亦无迷惑，除迷惑心，皆舍离染着心，不与共俱，以舍彼欲爱不可沮，常爱乐彼以禅为食，亦无我想，苦皆悉舍，离现非义。此身必尽，以知舍离三事，清净无淫怒痴，今云何食？欲现此身无

牢固故长养其病，使火不起，皆悉除弃不生乱想，布现甘露修梵行，故痛坏败不造新痛。以是故世尊受彼信施食彼果，身所造报欲使安隐拥护世人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处处家家乞， 欲使得正法，
于彼园观处， 如六足(蜂也)食味。
不择食好丑， 不生善恶意，
彼不可沮坏， 心欲味解脱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卧床，山岩穴处露坐，园观水侧泉源，种种华果茂盛处，快乐无比，无人之处欲求解脱。于彼止住，解脱诸恶亦无阴盖，人所不到处无恐惧，去离色着常乐寂静，与众生说法，广说如契经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树木生花果， 漫那花园观，
分别乐闲静， 青青花皆敷，
于彼求解脱， 是以依彼处，
若诣闲居时， 无声无乱想。」

是时世尊以草布地，无有尘垢不着装饰，极细软滑善生微妙，若见彼影观无厌足，皆悉观察不高不下。作是思惟展转相依，名色六入现彼无有尽。或以草布地，有数降伏彼故，布草而坐无有欲想，以草为蓐亦无结使皆悉清净。古昔诸佛所造功德亦无所摄，无贪着得证通，多所回转，亦无众恼生诸结使，草齐整亦不错乱，依彼众生亦无阴盖，得三昧证通。以右胁着地不久睡眠，寻起经行而修行道，以无觉三昧故右胁着地，欲降怨敌故升师子座，着五细彩现色非真，沙门色形无所染着而修梵行，依彼众生求解脱心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无根善众生， 释种之功德，
心所造善行， 心皆自觉知。」

善哉大法义， 无能得胜者，
今于如来众， 以草除欲爱。」

尔时世尊云何觉知诸根，所谓曩昔作如是根气味与相应，以道故生此根，降伏颠倒欲使诸根顺流与生死相应。此诸根起不净行而依余缘，此诸根贪着世间亦深着于乐，此诸根起诸力势一保证使炽盛，此诸根驱逐身流转不息，此诸根不成就大义，此诸根迷惑经历诸境界，此诸根犹彼剑刺伤害，此诸根苦恼，此诸根犹彼疮痍漏诸结使，此诸根犹如疾病无有力势，此无有厌足恒求不止，此诸根不休息数数起结使，此诸根犹如毒药不断苦本，此诸根不被训诲与诸恶相应，此诸根不藏匿境界剑刺所缚，此诸根无所护气味不具足，此诸根无有心，流驰境界。斯诸根不修行，欲火所然境界长益，此诸根有诸苦恼游他境界，一切身心有苦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根满境界中， 为恶所将御，
 彼心常炽然， 犹如热铁丸。
 如来教善哉， 将至安隐处，
 无有诸根患， 况当有境界？」

尔时世尊云何觉知心？所谓依境界生便长益，此心乱想不定，此心犹如疾风，此心不疲厌缘恶招致殃，此心远驰犹如梦想，此心贪着境界犹彼猕猴，此心自然行种种贪着，犹彼孔雀翅常自顾影，此心驰走远思惟财业，此心起诸阴盖，亦如野马疲厌不得，此心难制御于境界不住，此心犹如王常得自在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第一甚深妙， 心知无有根，
 夜叉须捷沓， 三世不能觉。
 彼得是自在， 自然有是念，
 世间无有明， 我为作法光。」

尔时世尊云何希现觉悟世间？所谓世间无所恃怙贪着己身，此世心无所依贪着境界，此世恶业依种种邪见如是，此世自然所造，此世

堕邪道流转趣恶，此世处恶趣犹如猕猴，此世无有照明为五阴盖所覆，此世盲冥不起智慧眼，此世饥渴渴爱无厌，此世炽然种种结所缚，此世少味犹蜂采华，此世无所依便当坏败，此世远游乘轮而行，此世系缚而处生死，此世众恼生老病死至，此世非妙必当坏败，此世无救护为痛所逼，此世非己所作必舍之去，此世机关展转相依，此世种种行将引恶处，此世如幻化而现色像，此世无益生彼坏败器，此世轻举所依不成，此世难觉悟无有境界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众生遭苦恼， 观世无有世，
以智慧求道， 当亲近彼处，
渐渐从小益， 欲得爱其命，
此必当坏败， 是故灭为乐。」

云何于此生度泥涂？犹彼池水莲华子，于其中间萌芽生渐渐长益。此亦如是，五味皆死以识处往生，有为行所造围绕，为风火所成，为懦弱水所溉，受死于其中间生萌芽。犹如彼萌芽生，此亦如是，萌芽生是故非断灭常住。犹如彼先观萌芽，此亦如是，彼众生缚着，是故非断灭有常。犹如彼地为风所吹，此亦如是，四大牢固受诸苦恼，此亦如是，是故一切自然。犹如自然不坏莲华生萌芽，是故一切非自然，一义所习。犹如彼外四大，为风所吹，更不复造此四大。此亦如是，是故一切当舍。犹如于彼有生众行，此亦如是，是故彼法犹如彼萌芽。与子相似，此亦如是，大人之相不可毁坏，如是性所造。犹如莲华子生萌芽，是故此无数亦不有生者。犹如彼萌芽生时无有来处，此亦如是，是故无来无去。犹如彼去时无有住止处，此亦如是，是故无住处。犹如彼萌芽俱长益渐渐敷花，此亦如是，无高无下。犹如彼莲华萌芽必当长益。此亦如是，本所造萌芽于胞胎中渐渐长益。犹如彼莲花茂叶甚可爱敬，此亦如是，所造众行甚可爱敬。犹彼当熟时，此亦如是，子欲熟时发毛爪齿及五根皆当舍离，六情衰耗意根解散舍此身。犹如彼华必当大熟，犹如日光色香甚微妙，蜂王所游行甚可爱敬，此亦如是，初生之时四大日

光所照，勇猛胎所觉与彼德相类，是故憍慢皆共相依甚可爱敬。饥渴生死谓欲为乐，彼愚痴者有如是颠倒之想，此亦如是，一切时节不脱老死。犹彼时节无有力势，为热风所炙，尽舍离之，华实各离亦无所缘，亦复无蜂亦无鲜色无乐彼者，此亦如是，渐渐耗减于此生中无有力势，谁有命存？内外皆损减，无少壮力皆当丧逝，无有茎节无齿发，未见无闻无味无香，无细滑亦无更乐，身体坏败所有憍慢皆除尽，亦无味着无炽盛意已越色，皮缓面皱无少壮力，已有是老不爱种种色坏败，男女众所害而爱着彼。犹彼枯朽亦无有香，各当散离，此亦如是，命根已尽当载向塚间。犹如彼莲华子熟后复生萌芽，此相亦如是，数数受有，犹彼坏败花茎想众生类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是故当弃有， 亦当观此华，
 犹彼生胞胎， 殷懃当求灭。
 欲求生萌芽， 知乐空无有，
 欲得到彼处， 当从自意求。」

世尊海者其义云何？所谓第一度众生到彼岸，思惟无量增益功德，清净无瑕有大智慧，解脱无怨恨心。第一得解脱，以善觉观不离善根，名闻远布智慧普至，种种香远布犹树茂盛，七觉意宝分别无常苦空无我，已度智慧百福具足，常入三昧无有乱志，劝助众生使发善心，能成办一切种种三昧，于学无学中最为第一。憍现于法未曾懈倦，等度平正语言柔和，清净无瑕无淫怒痴，于大众中功德第一。普慈一切安乐休息，教授境界常念恭敬，功德无穷极。当于尔时世尊九十一劫中渐成此德，觉知一切甚深之业，欲使一切群生同其一味，说法不失时节，常与彼相应，十力珍宝具足一切众宝，依四无所畏止宿四大，为彼众生故不选择尊卑，已度世八法，无增损之心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是故当求度， 殷懃于道船，
 如来海无量， 是故拜手佛，

已度到彼处， 功德福无量，
已有此苦乐， 当求安隐处。」

如来船者何者是？所谓善造牢固果报，习众无所违失亦不缺漏，众行具足诸恶永尽，第一甘露禁戒用缠络身，无断灭有常想，已住休息得住彼道，常爱乐忍不起瞋恚，分别五根等见无异想，种种清静解脱，空无愿无相三三昧具足。常怀惭愧度彼犹豫，禅四等无色三昧种种行，悉分别无有限量，观污露不净第一忍智常现在前，淫有觉想皆悉不净常念远离，金刚三昧而布现之。无量方便欲度众生，觉意珍宝与智相应，修行出要道无生老病死患，更受胎欲度众生，于三世行具足不可沮坏，不乐一切世俗，观一切相欲得舍离。如是无增减心，能度一切众生，以十力之船长夜度众生使度彼岸，常有此观不为己身第一声闻。入遍观三昧作种种观，承事供养繒幡花盖，以三三昧为佛印，以冷栴檀涂身，五通彻视种种香远布，以四无所畏为螺，钟鼓具足无缺漏，无常苦空无我欲得离生死海，降伏魔众皆使碎坏。尽无为处，分别法想一切不受，不度者度。得灭识处无苦乐至涅槃，乘福车为四部众，皆使欢喜踊跃不自胜，以善身口意十力船载众生，皆得至一切甘露涅槃处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无数劫苦行， 而造福德船，
善趣安隐处， 为三世救护。
彼欢喜之心， 疾度生死岸，
一切悉当终， 尽当有是乐。」

尔时如来有如是日，所谓禅四等具足之行，无缺漏无秽行，善将护为一切戒名称远布，种种众生类皆悉敬仰，使得乐止处心得欢乐。无数百千劫修行苦习尽道现第一义，以智慧照明除愚痴冥，消灭诸苦游彼众中，皆悉成就十力无畏勇猛意，于三千世皆悉破坏，愍护不度者智不破坏。尔时世尊于彼现日明，无漏行具足，乘大乘车等御无畏如风吹帆，以念车皆与彼相应而现在前，以等志于彼所有皆悉具足，等三昧思惟一切众生类，彼于三世具足翼从，悉承受其教意，无欲怒痴懦弱，舍诸结使，天人众以花供养无有五盖，以信财

布现一切众皆使觉知，无有尘埃，诸结使无碍，如是世尊为日光明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百智已具足， 于彼众无缺，
 已现三世光， 是故拜手光，
 无数百劫行， 灭愚盲冥痴，
 已能度此岸， 当拜手慧日。」

如来莲花者为何像貌？所谓第一功德所成，于三有得度，有信于众生，清净等智普悉周遍，以精进力得度彼岸，消灭云雾禅悦皆悉得度，念解脱无众想。以观息彼种种秽患亦无异意，等见满足悉成办之皆悉觉知，以戒之香香闻四远，以清净光坏众生类，犹彼蜂众向若干种悉分别，了于三有等得解脱，众生皆得悌望，种种方便欲安隐之，甚妙观无厌足，一切根无缺漏，于息心众中淫怒痴憍慢之患更不炽盛，极清净柔软而得度脱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清净之所生， 供养花无比，
 无数功德具， 微妙最第一。
 欲得休息乐， 众生得清净，
 已能觉知彼， 谓呼常有声。
 己之所叹誉， 与世而相应，
 微妙第一色， 善香最为妙。
 人中为最上， 世人所叹誉，
 我今拜手礼， 无着大神仙。」

尔时一切智有如是云，所谓九十一劫所造行，思惟不净，神力所制所说无有异，尽诸欲爱无有愁忧，于诸三昧得到彼处，以大慈悲为一切众生，使得功德百福具足，使彼得休息心观而观彼，于人民须轮鬼神之众，于三世而行慈，皆使得清净荫凉得解脱门至要之处。复以智慧光洗彼清净人民之众，下至男女皆使得善，于彼游行得诸忍业，得甚深法、善众生法而种善根，众生饥虚甘露之味，忧彼不得度脱者，以修行之法使彼觉一切有为行皆悉无常苦空，一切法无

我，涅槃为第一乐，等度此苦乐，善悉分别言语具足，于种种众中称扬善法种解脱根，淫怒痴憍慢之法尽舍离之。以无畏金刚之志，度彼勤苦之患，于他众中使受正法，有恐怖者一切智皆使愍一切，一切惠施无所著，是故拜手礼雨甘露。于是说此偈：

「功德出照明， 十力云无比，
当发欢喜心， 说甘露除渴。
已得无所畏， 是一切智云，
已有降伏外， 是故食甘露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火，所谓彼求行人民之类皆求喜乐，解脱得四等心所求已度，第一义具足与智相应，一切遍三昧有是神力，种种名闻诸根力具足，等至甚深已有此力，无数百千种，此根戒一切法得自在，三世最尊以十力威神得无所畏，是第一解脱，得第一光明、第一空寂。有如是之德布现深法，于彼众生类训诲使行忍度诸瞋恚，言语柔和无所伤损灭一保证使，于学无学于四部众善已修行，指授苦报如是。彼功德极无量，智成就发趣于涅槃门，而得供养第一尊重，润及众生，是故拜手礼佛火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能焚烧草木， 火最无有崖，
佛火第一妙， 是故当拜手。
佛火以灭尽， 苦乐不复起，
犹有遗功德， 流布于世间。」

尔时世尊有是园观，极柔软禁戒成就，于彼处所无有五盖，亦无石沙秽恶，亦无岷山，一切诸法根本皆悉得自在，大慈悲清净无有垢秽，极自娱乐等度到彼。有如是思惟功德，诸行淳淑，力势所为成善根本，亦不移动于法忍，无狐疑等见，八贤圣道悉具足，得诸供养无数百行不可称计戒三昧，具足十力悉无有疑。诸阴盖解脱清净，誓愿已果，枝叶繁茂于彼生花实，生若干百三昧林悉皆茂盛，等见无邪见，禅无色而自乐身，慈悲喜护常加众生，于其中间分别七觉意，息心第一果，惭愧围绕常念惠施，求出要故有是清凉云，

以力拔诸结使，有此勇猛欲得解脱，功德不可坏，善觉集在彼，除彼众生淫怒痴得无所畏。犹彼阿若拘邻、舍利弗、大目犍连、迦叶、迦栴延子、阿那律、难提、金鞞罗难陀、离越，于彼声闻园中为声闻王功德无比，浴池清净一切布善三世所叹，是故拜手礼顶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善兴三世护， 为彼萌类故，
 觉意花饰身， 解脱果成就。
 声闻众中王， 生功德无秽，
 当求彼乐处， 必获安乐处。」

尔时世尊有如是空，意同一色广布无边故曰为空，断诸欲爱一切无所住，以智果报一切润泽，无有诸结亦无诸盖。以三昧爱度诸尘垢，善出要以解脱，清净月善光，以功德无量意专一生业，修一生梵常怀欢喜，智慧眼清净而境界净，断诸结使故无所著，已得大慈故一切无处所，分别意故种种得成就，得供养故不染于结使。依彼心故不以净不净染污其心，依彼声闻众种种鸟围绕，止观具足故极微妙不尽，三昧林故星宿众围绕，以正法降伏外敌故难以为畴匹。当作是观，犹如有人得欢喜究竟其业，必不有疑退转本处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欢喜念爱乐， 无有结尘垢，
 此有若干色， 复能悉分别。
 一切得等意， 欲作是称誉，
 已到越彼岸， 无有喜乐心。」

是时世尊有如是轮，意止具足根力觉意无有缺漏皆自庄严，四神足最第一，四意断善庄严身，善口说教远布，七觉意等见而得解脱。以止观无有痴爱，已度彼三昧得无所畏，为师子吼无有恐畏，辩才无碍得信欢喜，精进无懈怠念，境界得度彼智慧解脱。游彼魔境界无有欲爱，功德具足消灭诸恶趣，三乘果微妙，第一善成就，灭彼魔众三欲永尽，诸有愁忧苦恼永尽无余，亦无有爱亦无五盖亦无瑕

秽，依彼身尽舍离，除去狐疑无有愚痴，有觉有观亦无憍慢，随时兴起亦无颠倒，永除邪见有威力，欢喜灭结使降伏魔众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人供养， 救度众生类，
 无护为作护， 魔前转法轮。
 彼轮无有等， 天人所叹誉，
 已有此名称， 彼最为第一。」

是时世尊因何金刚降伏彼魔？所谓尔时世尊乘禁戒车被弘誓铠有诸忍力，以大云为清净幢盖，以无结使执无欲拥执持等见，缘四禅爱慢得解脱清净，等志等语皆悉清净。以辩才智神足庄严，自专其意解脱牢固无淫怒痴，以觉意解脱明炽然，一切具足无有三爱，度一保证力势不可坏，至涅槃海无世俗患。以智慧金刚复以智业灭诸恶趣，十力解脱四无所畏降伏，本所修习行无败坏，一切种种色像皆悉成就，灭诸魔众亦无所著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种种来恐畏， 金刚精进意，
 降伏彼魔众， 及余诸尘结。
 诸有生有想， 结使皆永尽，
 由是三昧行， 故归牟尼士。」

尔时世尊云何以法雨而雨之？所谓转不死法轮，于八部众中而叹誉此法，百劫所求善行修行，于慈转牢固，清净法如是，贤圣牢固，住于出家之观，大威神无着。复以忍智之力，皆悉牢固解脱门，若干种珍宝瓔珞本愿所追还，有其方便住其东方微妙之处，于彼贝多树下极端政，诸天塞虚空，向东方坐观察。是时佛为妙，亦有中间作如是欢喜之散花而叹，观察是时若须伦之众闻如是之德，及诸神仙，昔佛所造最胜幢莲花称佛、锭光佛、随叶佛，于彼大众心得第一自在。尔时世尊释迦文一切智，诸天众欢喜，皆是本佛所造，彼犹如转轮圣王于境界而得自在，世尊亦复如是，于己无漏法中而得自在。犹转轮圣王自在境界，众生之类共鬪诤者悉能断绝，佛世尊

亦复如是，于声闻中其有众生之类，有狐疑于法者皆悉能断。犹如彼转轮圣王，无财宝者皆悉能施，佛亦如是，诸乏贤圣宝者，便以七财而惠施之。犹如转轮圣王外道众生以示正法，佛世尊亦复如是，指授众生至涅槃道。犹如转轮圣王出现于世，诸闭在牢狱者皆悉脱之，佛世尊亦复如是，出现于世时，于生死牢狱便悉脱之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法王为第一， 众尊无过佛，
 愍彼众生类， 三界佛覆护。
 可事可恭敬， 欲度不度者，
 如是功德者， 佛觉不觉者。」

尔时世尊有何城？所谓四贤圣智慧正观，于彼戒定地善相无为行，以智慧为城郭，以三三昧为却敌，以解脱门为闺，以等见为街巷，以念为墙，以意止为塹，以五根为堂，以禅为室，以惭愧自障屏，指授彼道，以神足游行不可障蔽，以觉意华自严饰，以谛果为行，以贤圣第一而自娱乐，极安隐教授彼众皆悉济度。舍利弗、目犍连有无数众善想，常游教化善满具足所觉皆成就，于彼浴池洗，以戒为涂香，辩才黠慧以为法服严庄其身，以三三昧为食，以法味为浆，七宝具足。时世尊为大众学无学皆悉围绕，欲使彼众到涅槃至无畏处亦不退转，无欲于众生，得无所畏，法力具足，诸阴入成就，不着于尘垢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诸恶已休息， 大神仙所制，
 使彼得清静， 十力之所说。
 于彼释城郭， 常畏生老病，
 不至涅槃处， 皆由众生苦。」

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中



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

符秦罽宾三藏僧伽跋澄等译

尔时世尊云何说道迹？于彼说道迹时，犹如王大路谓之王路，星宿谓星宿路。此迹亦如是，至涅槃者谓至涅槃路，彼是等见处所，等志、等语、等命无有差违，等方便不缺漏，等念无量，等三昧色不变易。缘彼若干色，无有淫欲亦无尘垢，结使永使不起，无有色爱着亦无众刺，欲灭爱故亦无有泥，欲除邪见故等见具足，等灭结使故永不复起。彼微妙果故现种种义，欲除惛望故无有众想，欲求出要乐故若干果成就，无着要故等度彼名色，于彼游行故谓是道一无有二，皆得至彼第一义处，所为缘一，往者自心誓愿谓一入。尔时世尊以第一辩而知道，以能自觉知则不坏败，所为业胜无有乱想，果报已获得诸善根，能觉寤彼众生，便说是道使至无为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所兴众生类， 有道甘露法，
佛有是功德， 于世最第一。
我于今自得， 清净禁戒具，
为人须伦说， 是故我拜手。」

尔时世尊知鸯崛鬘今应受化，当于尔时无恶知识言论，觉已便往彼道，唯有一人存在，血流盈路，人皆证知飞鸟鹞鸟处处噉食。时鸯崛鬘行如疾风，若举足时群鹿飞鸟皆悉惊怖驰走。是时鸯崛鬘在阇梨园中，左右顾视无所覩见，唯见世尊端正无比紫磨金色，方便所为腰不倾曲，身体极软细行步庠序，尽其力势走逐如来后。是时世尊不改旧行亦不能及。尔时世尊便化此地使作坑渠荆棘，以是之故不能得及。或有作是说，以脚踏地，以是之故不能及世尊。或有作是说，化无色四大，眼识不可持。或作是说，佛功德不可思议。然彼鸯崛鬘力如暴象无能当者，然佛威力不可思议，犹彼神龙那罗延亿百千数亦不能得近如来。是时鸯崛鬘便作是叹曰：「见此未曾有。」便白世尊：「此意甚奇甚特。」便无瞋恚害意。作是思惟：

「此是谁恩德？此必是神人。犹如此恶世我还此美，犹如饥馑有利亦如生爱念。然我不能得及，此必是善知识。今我疲极住。」遥语世尊言：

「当为我身故， 世所希见闻，
 今亦自见德， 愿当小留住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自不住，方言我住。」于是鸯崛鬘白世尊言：

「沙门自不住， 我住言不住。
 云何我不住？ 愿世尊具说。」

是时世尊告曰：

「无恶则是住， 持戒护人长，
 如迦叶弟子， 是故汝不住。」

彼本行少诸恶永尽流血污体，便解剑舍着一面，白世尊言：

「师今是我护， 遭遇此圣师，
 求为作弟子， 不违师禁戒。」

尔时世尊作是故告曰：「善来比丘！」便说此偈：

「犹彼大海水， 亦生烟火炎，
 未受降伏者， 今应受我化。
 亦有善降伏， 清静而得度，
 亦为我弟子， 如是不受有。
 覩者皆怖畏， 及诸妖鬼神，
 是诸鬼神处， 最胜便入彼。」

是时阿罗婆鬼闻彼褐陀披鬼语，瞋恚炽盛颜色变异，瞋恚火起眼如赤铜，声响雷振无数瞋恚炽盛，摇头啮唇振动身体，便作是语：

「我于世间亦不见人民之类能来至我住处者。」怀如是狐疑：「何

故彼人来至我所？」诸彼鬼神名婆多者，梨酰摩披陀为首(二善离)，使语彼大鬼神言：「莫作是语，佛世尊未降伏者能降伏之，能安处众生获无上道，皆使拥护有形之类。如是不相应福田，汝今麤言恶语不与相应。」时瞋恚大盛倍于前。是时阿罗披鬼喘息气犹如火炎，视瞻极恶便舍彼鬼界，瞋恚所缠络身体极黑，颜色变易不与常同，口出四牙发黄如金上下相叉，人血污其形皆湿不干，着师子皮着象皮着牦牛皮，大华鬘如大火炎，手执刀剑撞地而行，皆破山岳移山林拔树。或起大云暝覆大光明，以水洒虚空声如雷震，便自到住处欲得伤害世尊，种种树木皆悉焚烧色变易，手执轮雷电霹雳。如是瞋恚观察如来，作若干变化求如来便。时佛说此偈：

「众生有畏想， 我志不移动，
 今得解脱法， 无有恐怖心，
 处火不畏火， 亦复不畏水，
 诸怀恶念者， 何能伤害我？」

尔时阿罗披鬼闻世尊言，便自息心不能得坏，彼处恐畏人所不至，便降雹雨于如来上，尽不堕地各散在余处，或复有堕如来身者，皆作化曼陀罗华。是时鬼神王见此力势，叹未曾有，便发欢喜意，于如来所便作是言：「速出。沙门！」世尊便出。彼鬼尔时欲试世尊，便作是语：「还入。沙门！」然世尊无怨恨心，即入彼处。如是至三，广说如契经。于是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释及诸梵天， 无能动一毛，
 况复汝今力， 堪任伤害吾？
 汝今舍瞋恚， 有疑便时问，
 汝所有犹豫， 我当事事解。」

尔时彼鬼便作是问：「人何者为上？」广说如契经。尔时于现法中便于如来所，发欢喜心而说此偈：

「未能见有是， 如此沙门者，
 谁能舍大海， 而就牛迹水？
 当为我身故， 便作如是说。
 谁不服此味， 当舍甘露去？
 如彼有力士， 为水所漂溺，
 已拔厄难处， 安处无为岸。
 善色无有比， 智者之所观，
 所有彼义者， 能皆说此法。
 自今归命佛， 三宝最是尊，
 所以求愿者， 一切得济度。」

如是阎摩竭国界五地大神，于罗阅城而止，大势罗他拥护人民，车乘炽盛土地丰熟，贤圣人民皆处其中无与等者，食如甘露，三事微妙亦无众恼，犹如彼难陀洹园诸天中第一。尔时佛世尊最为无比，时调达于世尊所常怀瞋恚未曾休息，所行非法，以是瞋恚故上耆闍崛山，园观炽盛树木繁茂泉源清静，手执石欲掷如来，即便放石。是时彼石无有情念，犹自能持渐渐堕地。彼调达有是非义，种种鬼神辈持石欲使不堕，金毘罗鬼在耆闍崛山住，以己之力彼石欲堕时，便生是心：「此虽恶业，然我等夜叉，以此之身当办是事，亦使世尊受百千乐，若我能为此事者。」便说此偈：

「心清净无瑕， 起于若干义，
 我今没此身， 无得害最胜。」

尔时调达便以石放如来上，时于山上彼鬼即以手接石，有一碎石堕如来上，受此报对脚指血出，调达受无量罪，缘是果报当入地狱。是时石堕地时，三十三天散华供养以空解脱，尔时散华侧塞虚空，于彼受化讲堂三十三天昼度树，佛光明远照无憍慢慈愍众生。时波罗堕时梵志以五百事呵骂世尊，舍利弗、朋肌奢等比丘叹如来。是时如来若被毁辱不以为戚，若复赞叹不以为喜。尔时便说此偈：

「受苦心不移， 犹安明不动，
息意甚牢固， 故拜手神仙。
为他众生故， 功德无有量，
如父爱其子， 谁不拜手者？」

曾闻如是，世尊在摩竭国界，是时世尊无量功德具足，到时着衣持钵，大众围绕诸根具足，观察己身亦无众乱，行步庠序亦不卒暴，持诸无数比丘众欲往诣彼。当于尔时摩竭国王有象，名檀那波罗，形貌极端政，头生三[病-丙+垂]，声响清彻意欲所至难可制持，若闻异声便怀瞋恚，若自顾见影亦怀瞋恚，无能当前者，随意所欲，若彼战鬪亦不毁其力亦不减少。尔时世尊便入彼城，却敌楼橹埤堦皆悉具足，人民炽盛，或有愁者或有欢喜者，恐害如来欲得亲近如来。是时提婆达兜饮象子使醉而放彼象。是时调达放象已，便说此偈：

「自称有大力， 及身十种力，
今日已集会， 尽当于此灭。」

尔时世尊无所畏惧，便说此偈：

「伊罗钵有千， 无能胜我者，
况当此小虫， 欲害人中上？」

我于尔时无所思想便说此偈：

「无欲之力势， 众生有欲心，
以除此欲报， 亦不怀乱想。」

复次说此偈：

「我今虽破坏， 大象甚牢固，
我今降伏彼， 一切世无上。」

尔时檀陀波罗熟视如来形，颜色极黑，见彼象翘尾，身体方正覩者皆怀恐怖，奔走向如来。尔时诸比丘蒙如来恩力，顺如来教诫当避此恶象，各自驰走远如来所，唯尊者阿难在如来后，无数生常与如来共并，既自不惜身命亦不舍如来。是时檀那波罗象，瞋恚炽盛火缠络其身欲害如来，是时瞋恚之火渐渐休息，广说如契经。是时以手轮相甚微妙无有比，尔时如来举手着象头上，以慈悲心无瞋恚之心，闻如来语，即便涕零，头面着如来足上，以舌舐足亦不可移动。是时彼象便怀此恐惧，形体无有力势不觉便利。然后世尊以此贤圣，便说此偈：

「无有欲憍慢， 世尊无此尘，
 时发慈悲心， 必当生天处。」

尔时世尊以此音响，倍怀欢喜和颜悦色，于如来所以额鼻着如来足还入本国。人民众多见此未曾有，象以降伏，欢喜无恐惧之心，皆有信乐于如来。尔时便说此偈：

「如山不可动， 况当胜瞋恚？
 以胜彼怨敌， 犹伊罗末龙。
 有如是之德， 力势无有等，
 人中雄师子， 尽当来拜手。
 如是众生类， 无有愚痴心，
 三界伏其名， 觉意无与等。
 如是众生类， 亦有瞋恚患，
 志性皆休息， 牢固称远布。
 智慧而瓔珞， 心净无所著，
 十力悉具足， 是故当拜手。」

是时王犹如月虚空无有众尘，息心事皆办，七神仙皆为瓔珞亦无有尘垢，星自瓔珞犹如伊罗钵，所至处云随其后，种种瓔珞庄严其身。于彼闻已犹彼神象游行，珍宝亦无狐疑，四部之兵人民自围绕，于彼象上举火象鼻摄持。尔时世尊在罗阅祇城，欲得见如来，

便往至世尊所。是时世尊见王斯须出顷无数众围绕，王便作是念：「从远来我宜当自护。」便生是念已，便告耆婆，见已便作是语：「汝不活我耶？」是时王须臾间，颜色端政无比出人之上，花果茂盛亦无众尘，三部具足犹蜂王音响不善生，于彼园观比丘僧前后围绕，远来欲见如来，见已数数顾视耆婆，告耆婆曰：「处其中者为何物？」时耆婆奏彼王言：「此名肉髻。」时王复问：「此自然耶？为非自然？」耆婆白王言：「行果所种，非今所造。」王报言：「复以何果成于菩萨？」「于本所生于本受胎，本所造行本所造身。」广说如契经。时王便说是颂：

「犹彼日明光， 或有若干种，
 顶髻无有上， 况复及余相？
 颜貌已和悦， 能仁无怯弱，
 已出此光明， 照彻十方刹。」

时王便至佛所，佛告耆婆曰：「云何当作是说？」耆婆白王言：「于是天王能降伏憍慢者，便得豪贵处，憍慢者便生卑处。」是时王便自息，思惟是言，便作是语：「此是福田，我当行此业耶？如我豪尊，云何当向彼礼拜？彼无服饰，我今着王服天冠。彼人虽端正心以休息，众相具足无有丑陋，彼相甚微妙犹如山不可移动。」便往至门，生欢喜心衣毛皆竖，以出要心故无欲之相，头面礼世尊足便作是说：「犹如世尊有如是色，心意得正皆悉成就，佛及比丘僧，使我优陀耶波陀罗太子亦复如是。」便问是义，欢喜如是语，亦说此偈：

「如海无有边， 风吹水则动，
 圣尊不可移， 今观人中上，
 帝释来拜手， 及诸梵天众，
 我今当尊敬， 自归命世尊。」

是时阁提苏尼梵志，犹如纯白华乘马车，弟子众围绕出舍卫国，欲得试如来，乃至车行处便乘车往，即下车步入园中，共如来渐渐论

义，在一面坐。是时世尊所居之处，不见有所有，见如来颜色甚微妙，无与等者亦无怯弱，有转轮圣王相，见此身体眼观知如是法，如世尊法甚深微妙，梵行亦无处所，有如是大功德，智者所叹誉而说，爱欲无有牢要亦无虚妄。是时梵志便作是问：「云何尊自知行梵行耶？为非行梵行？为竖立诸根自尔？知难可量。」是时世尊告曰：「若作是等说者，亦不缺漏，非不有力亦无众行，极清净无瑕秽修梵行。若有人语我等说作是说，此义云何？」广说如契经。是时阇提舒尼梵志复问世尊：「云何为缺？云何为漏？云何为行？云何非不有力？云何众行极清净无比有是梵行？」是时世尊告曰：

「于是婆罗门当行是，求爱欲更乐若，有梵行者而自觉知苦乐，观眼色，如是梵行如是初当求梵行，设起想着彼名曰缺，计彼众数者名曰漏，意所觉知者是为非不有力，无有尘垢意流驰于中起不净意，是梵行垢故，故曰梵行。」广说如契经。婆罗门于我所观皮所覆中不净聚，选择见其身，我色爱已尽，复当于眼而观眼色耶？然婆罗门我观更乐亦无有行，岂当有更乐耶？欲染着于更乐受此细滑，然婆罗门我观一切无常，岂欲不尽有染着之意耶？若婆罗门于此诸法我亦不观此，若男若女皆悉分别，云何当起女欲想流驰着彼？若复婆罗门彼无男欲想，复不与女想相应，直而起欲想耶？犹如婆罗门彼有限齐得出要乐，何当忆本所造行耶？然后婆罗门诸非义生，欲拔济苦恼出家学道，以此誓愿而修梵行，有七事故不与梵行相应，无缺漏亦无众行。广说如契经。若复婆罗门众生有乱想着不离爱欲，于彼众生类云何当作是观？诸有净想着于此身，内盛臭处欲皆尽。犹如婆罗门以水和乳，犹如有此乳，此合会爱欲亦复如是。当作是察，筋骨相连，内盛臭秽，有何可贪？犹如婆罗门婴孩小儿先与甘味着口，后饮以苦。此亦如是，合会起欲想，能忍欲苦相种种若干百类，犹如新死犊子观其皮乳得多(新生犊死，取皮酿草，如生犊形，置其母前。母谓子活，故乳不竭)。此亦如是，诸死境界等越度，彼观其相貌，便起染着之意，犹如婆罗门饥渴之人梦食甘饌饮食，便欢喜踊跃，然彼人亦无所食。此亦如是，诸愚痴人贪着于欲，犹彼梦无异，合会生其念，然彼人实无趣善行，若男女若有众变易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此是非真法， 欲怒何可贪？
 梵志当善观， 苦本难可拔？
 亲近道最要， 当断爱欲意，
 贤圣八品道， 尔乃至善处。」

是时五人逢见如来，见已便相告言：「彼人向此来，本所为事今亦不办，广所见闻随意所念无有忌难，种种勤苦行迷惑未成道术。」广说如契经。尔时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愍此愚惑人自作制限，彼制限者，无有恭敬心于如来所。」尔时世尊已至彼人所，即于净地坐，缚由何生欲疗治病。尔时佛语五人：「云何汝等而作是语？」更互乞食与说深法。是时五人不受教诫，此法甚苦觉知。是时语世尊言：「汝本六年勤苦学道，日食一麻一米，犹不得道，况今随心口自恣言得道耶？食甘饌饮食被珍宝衣，随意所欲自养其身。」是时世尊告曰：「云何汝等比丘观如来颜色有变易耶？诸根心寂颜貌端正，如今颜像与本容色岂不异乎？彼境界过去。」彼答曰：「如今端正而无有比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若本不得是甘露者，谁当于此三千世而得甘露？亦闻天阿须轮于大海中须弥山底而得甘露。此亦如是，于此三千世以勇猛意得智甘露味，此甚奇甚特世未曾有，百千劫所造行息心最为妙，远离名色解脱自在甘露味甚深，为彼众生故而说其法，忍甚勤劳未曾辞惮，为一保证使故不起尘劳，欲开心智故处母胎，以此生死故而究竟其原。无灭故不可尽，有常故法无寡，无忧戚故乐也，欲灭结故更不造新，大神仙众所叹誉已众成就，然我所行勤苦，为一切萌类，故今当说法。」时世尊圆光七尺，颜色如安明山，三世所宗重，一切智所说无所罣碍：「如是比丘，是谓为苦本，成就阿维三佛。」广说如契经。天人所叹光明无有尽，是时日暲不现。复以此人或以身着微妙衣裳至如来所，或着天衣至如来所，皆垂天冠种种色不同，或瓔珞而堕地者，饥虚于世尊甘露。是时便说此偈：

「世尊亦无生， 饶益天人众，
 如食甘露味， 终无饥渴患。」

今日十种力， 生时世称叹，
当饮深法味， 已至解脱界。」

尔时如是众行观察苦贤圣谛，最初受胎之苦为从何生？永处幽冥不见灯明，以是之故生为最苦。观此苦相生为长苦，无所堪任长为业苦，当筋力成办，有所悵望苦；意无厌足，欲有所求不获为苦；不充悵望所护为苦；起若干方便欲使不失以护，渐渐磨灭为苦；若干众恼悉至，已得度彼岸，难有内外人共诤苦；亲族钱财皆散，忆彼难忘苦；不离爱欲，诸结使苦。欲最为苦，以未灭故；瞋恚为苦，罪行不灭故；痴最为苦，无照明故；憍慢为苦，由意炽盛；自大为苦，无尊卑意；朋友为苦，心不分离故；爱最为苦，味着无厌；贪嫉为苦，心不开解；无戒为苦，由变悔故；所见为苦，不见真谛故；然有一保证，自色为苦。无所恃怙为苦，求果报苦，诸树草木及四大所成，共相系着起诸因缘，内四大苦；若干变怪，诸阴持苦；由自然故，诸入为苦；所依不离，境界为苦；招致外色，苦痛为苦；烧形体故，乐痛为苦；由苦而生，无苦无乐为苦；由境界生，想最为苦；由众生有行，识最为苦；缘彼而生，老则为诸根羸劣，病最为苦；四大不随，死最为苦；更受异形，怨憎会为苦；共亲近心，所欲不得此最为苦，亦甚苦。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。常负重担于彼所趣处，地狱为苦，烧炙身形；畜生为苦，各相食噉；饿鬼为苦，饥渴逼形；人身为苦，种种非行；天为苦，福尽必落，随彼界堕三恶趣，欲界为苦。爱欲缠络，色界无色界亦无有智，皆悉为苦。如是为三苦逼，皆悉摄持。尔时以身意行故，或以一行而造苦，所造行皆悉为苦。如是众苦无有休息因缘不尽，当觉知色如是，愚者之所为。然须陀洹究尽其源，斯陀含少有不尽毛发之余，阿那含当除，至阿罗汉永尽无余，为世现照明。尔时世尊三耶三佛，为众生类作大覆护，便说此偈：

「无数百众行， 常造苦恼业，
以怀此色难， 现在有此证。」

彼实是无常， 解本皆悉空，
自然法所立， 常当自觉知。」

是时云何复生此苦？所谓自相境界，五根具足，若彼自相境界相应知回转，是故极清淨，愚者所不觉，不与智慧相应。复有利根，愚者谓之盲冥。世尊与诸声闻本所造行，智慧善根自相合会相如所修，苦贤圣谛皆悉观察。云何当观此生死苦？知有苦贤圣谛悉无常牢持而不舍，皆悉同一起如是心，于苦而观苦，彼最为妙。于苦观空，最初微妙等度彼处，苦观空时彼皆是分散之法，自然观察如是。于苦观无我，彼智信所成。最初有是顶法善长益，数数求方便等智功德，无所悕望，三昧林不缺漏，外尘永尽亦无所著，以想思惟故除去尘埃。一切境界苦无所败坏，除去有爱，亦无所畏亦无暴乱，颜色和悦自观境界。于彼现光，于三世起大灯明，欲害彼结拔济恶趣，为彼众故无彼此心亦不懈怠，得甘露味分别彼章，等度生死故流转四境界。欲照明彼众生故，勤行苦行周穷一切，亦无处所亦无颠倒，除去颠倒者甚深难可测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若明有苦时， 清淨无量念，
无味极鲜明， 人之所叹誉。
彼如是之智， 音响相娱乐，
观佛十种力， 护世众生类。
如有见禁戒， 如来所长益，
执志如金刚， 分别一切空。
若拔爱根本， 亦无众苦恼，
当拜手息心， 最胜无有比。」

当云何观察世尊？所谓有如是无漏智慧，彼观道场处所亦见力势，为世故观世光明，于其中间所修苦行皆悉观察，彼彼众生观慈悲心，欲使安隐彼无量勤苦。观如是苦行于异境界而自观察，于大众中观如来说微妙法，令分布义观其握法，若法眼清淨亦观彼法身无有众生想，若复作是观，亦不言禁戒。曾闻尊者名优波斯，有弟子名钵摩迦，往诣摩鞞罗境界于彼止宿。彼到时着衣持钵，广说如契

经。人未曾见不解彼威仪，便入淫女村中。彼淫女见此比丘，年少端正身无尘埃，见怀欢喜欲意炽盛。时彼比丘便入淫舍，观如是结使不欲造结，如是秽解脱法，速得此法果。是时比丘便作是语，而说此偈：

「欲如彼毒药， 欲为不净行，
 欲为坏淫色， 堕人入恶趣。」

作是说已便退而去。彼人淫意炽盛，为彼比丘故便结旃陀梨呪术，语彼旃陀梨如是之义。是时旃陀梨庄严此女人，化作村落之处，致比丘来，汝观察此处，犹彼释提桓因宫殿无异，夏堂高广亦无有比，庄严卧具无数众色在彼夏堂，上所卧之处文绣紈蠕(坐褥)，观此地处种种华香而散其上——一周匝，种种青莲芳兰而生其边。作如是观，便作是结呪，语比丘言：「此极微妙可共娱乐。」时钵默比丘报言：「我尽观此亦当观余。」旃陀梨言：「余何者是？」钵默报言：

「我今观果实， 欲最第一苦，
 终当入地狱， 受彼镬汤恼。」

是时旃陀梨报言：「止止比丘！莫语我作是言。」钵默比丘报言：「此语是愚痴欲幻惑我，我不与尔同。」彼旃陀梨见已，便作大火坑无有尘噎。时钵默比丘报言：「我已见此火坑。」旃陀梨报言：「若不欲亲近女者，不如入此火坑死。」是时彼比丘便作是思惟：「此火虽恐惧，避火亲近欲者，然欲炽于大火，设犯欲者后受罪无量，宁今日入此火坑不犯此欲。然我师神通无比，云何当违师教？以是之故当入火坑而死，不犯欲而生。今俱舍二事。云何于三世如来立禁戒今我当犯？以是之故入火坑而死。」如是思惟已，欲持僧迦梨钵以施彼人。时旃陀梨报言：「用是衣钵为？」钵默比丘报言：

「今此诸梵行， 持我衣钵施，
 诸有集聚者， 持我语告彼：
『比丘名钵默， 遭此厄难处，
 今投火坑死， 不受彼欲爱。』」

乃至彼二人俱出家学道，广说如契经。是时复说此偈：

「世修善虽少， 思惟忆不忘，
 亦不受彼欲， 欲度众生故。
 况复开甘露， 世尊一切妙，
 云何造功德？ 彼智随时兴。」

尔时世尊云何周旋来往觉知生本？所谓于此等语有二种风，形体功德、心意所觉，是谓二风。彼形体风者，生诸爱念。意所觉者，犹如华敷鲜明净洁。犹如彼风观见解脱所为事胜，犹雪成水此心雪亦复如是。摄持内外境界，有清凉风起，觉知彼意，彼持无量不破坏。有六境机关，外为四大所使，四大根力所系。彼有软风起，渐渐有智生，亦如彼举足时，皆是本行之德，不失本所为之相，[蹲-酋+(十/田/厶)]骨所行来往，皆有火起，于一切骨屈申卷舒，筋脉渐渐有所希望。若复视瞻开目闭目，内身根更乐，渐渐炽然随彼来往。若复食噉屈申卷舒，皆由形所造，及余心所造行，依暖风除去，颠倒风亦吹落。唇齿声响，本意所造一切种子法，然彼风处所有胜，皆有此语，有如是声响，彼作是说：「不为福云何不为系缚？」我作是说：「有此机关，外有坏败，内有众行，不作是时便有尽，便有长养，犹如智车于此见载，缘如是豪贵法，缘依彼时想颠倒。」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此甚奇甚特， 觉知空无智，
 展转相依倚， 机关最为要，
 亦不触彼意， 身意所依倚，
 有如是众事， 幻惑为微细。」

是时世尊为梵行，云何梵不乱？不从彼学独游无侣，于人中功德威仪最为微妙，无着于一切众生，所为之业无能及者，众生无有量，依倚一切微妙之法，法自然故一切智不可坏，成大要道所欲成就，必果无疑。诸功德具，声闻围绕，生一切德一切微妙。尔时世尊于彼众妙形体最第一，众德成就，除幽冥世无所著，三世无着，弃诸结使得大慈悲，心无乱想，已度彼忧畏之处至安隐处，长夜降伏其心自得授彼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梵行最为妙， 慈功德成就，
若彼闻此教， 天人皆拜手。
于正法无二， 彼乐亦无二，
必当成贤圣， 是故拜手圣。」

尔时佛世尊三耶三佛，忍地最为微妙，除诸结使亦无所著，火所不烧，所悟事胜风，亦复胜功德无畏，大众成就为众重担，甚深相应不可思议。犹如师子无怯弱心颜色和悦，为彼外学故已修无着，犹如莲华无所染污，自依众故自破坏，意所希望亦复能办，拔诸结使故众最为妙，倍种种相生受取为妙，若自求于一切生为妙。当拜手最福田，所拥护人民王最第一，不作是观彼义甚深，舍众秽法月最为胜，分别诸法毘沙门为第一，声响清彻师子吼最第一，欲种良福田有增上学，舍一切田业释提桓因为第一，一切世间功德为第一，示现涅槃道亦为胜，愍护一切众生，解一切缚为妙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之功德， 一切普悉备，
止住释种家， 犹海集众宝。
及余佛法众， 充满三世界，
欲求往彼岸， 当从如来取。」

是时世尊为人中师子雄，希望于一切智色和悦，咽喉功德无比，佛法功德有四神足，甚安详去离麤犷之言，直身正意众智具足，眼为清净根萌芽，分别众法称扬其德，未知智犹雨甘露难可沮坏，十力

具足勇猛超彼，觉知一切所趣而往救济。大慈悲禅解脱四等未曾缺，亦无爱欲味观食而食，得无所畏降伏彼众。彼犹如师子鹿王鸣吼之时，其闻声者皆驰走四趣，止谷趣谷止穴趣穴，鸟飞虚空。此亦如是，若闻无常声，此凡夫人及长寿皆怀恐怖，于身见皆驰走而去，犹如彼龙象闻师子声不觉便利，或绝缰鞮走。诸有长寿色界诸天亦复如是，闻无常之教味着所乐，各有此恋爱心。尔时世尊为师子鹿王，意悉无恐惧，成其道果亦不退转，观者皆欢喜止观微妙，知彼功德无有愚惑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犹彼师子吼， 闻者皆惊愕，
以智分别法， 种种有别名，
于生死恐惧， 佛德不可议，
是故拜师子， 师子王中王。」◎

◎是时世尊为人中雄象，一切智慧皆悉具足，所有支节与首相称。所谓是智慧首，因智慧有念，念为头，依彼止观为腹，以休息解脱，亦无师学，自然办具，以信根为妙法，以信力而缚，有如是之力护清净以为牙除恶趣，惭愧为营从，身妙以为耳，佛法身满亦无害意，而修梵行究竟其原，求其方便勇猛不退，一切世微妙无有能过此功德者。犹如安明山，习修于禅如彼利刀，觉意自在七处安详，无常苦空行一切法皆悉无我，涅槃为灭净，所持如甘露，十力有力势，观者皆欢喜。以破坏憍慢行，解脱果报所缘依，彼甘露不校计所著，本意所造，食解脱甘露果，如甘露者得利养，除诸秽浊，以为食亦不藏贮，于九十一劫善自降伏。尔时便有是定心，无有众乱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和悦无众乱， 极清净意定，
拜手无量德， 人中雄象王。
彼众生有德， 坏败诸色想，
眼净无瑕秽， 拜手觉最胜。」

彼三耶三佛有如是功德，如是自觉知，如是甚深极微妙无比，于中自觉诸法。设复有人诽谤我言，彼或有声性与相应，有如是有余，如有作是说，有余沙门出家若婆罗门，聪明黠慧若天住止，若欲界魔天，若梵天色界妙者作如是而说法，我亦不见彼相亦无因缘。如彼所说，若复不见其相，云何不等正觉亦作是说？见彼而说法，逮安隐处而自娱乐，为等正觉亦到无畏处，及余无着，广说如契经。彼最为妙无着不摇动处，无若干彼名，当转梵法轮。彼梵世尊转此法，所谓贤圣八品道，当于何处而转？或作是语：「于此众转为妙，于此众而师子吼，亦不于空处而转，于此师子吼亦无恐惧。」复作是说：「欲降伏彼众故，此最初无所畏。第二诸漏未尽，此义云何？所谓有漏障中有诸恐惧，若复断智具足。此第二第三我所说道法，此有何义？所谓有如是实，为彼故求，彼作是说，此造诸内入，此第三第四有所缚。彼有十事，人所修行，在众无恐惧，或无恭敬心。彼如是无有威仪，以是之故于大众而怀恐怖，虽复有恭敬心，明黠如实，有此威仪，彼亦复有恐惧。于众虽复有恭敬之心，于彼虽无畏，彼义有愚痴，虽复承事供养、恭敬之心，然不数数修行，虽复修行，亦不经历久，于中亦有恐惧之心。于彼虽久修行，意不捷疾，于中故有恐惧。虽有捷疾之意，亦不亲近，于中故有恐惧之心。彼虽亲近亦不实依，于中亦有恐惧之心。意虽依善自无此善，于彼众中故有恐惧之心。若复遍有此意，然不有巧便，彼于众中故有恐惧之心。」彼世尊为菩萨时，承事师众三界牢要宝幢，从锭光佛以来，三耶三佛若干劫，极净无瑕秽，一切无幽不照，缘彼觉意有如是形类，所为成就，为彼道故九十一劫而造行。尔时世尊得受名号，起如是黠慧而成佛，与智慧相应意悉觉悟，依彼善意一切皆悉办、一切意无着，彼第一无染污，亦不怀恐惧心。是故世尊如是常住恒入三昧，于彼智有胜，无数世有胜，作是观察，其有难问者，终不犹豫，文字无缺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身如师子王， 欲度彼园观，
 群兽皆惊怖， 各奔走东西。」

如是无所著， 大众现勇猛，
不乐生死原， 以法度天人。」

尔时世尊观一切世间犹如草木，所谓云何当试？最初种有五行，犹外草木，于此有何五种？复作是说：「云何彼树展转相猗耶？生种种结苦谛所断，外亦有生有五种行，观彼苦地之所生，皆依外而生。」于内云何生？有作是说：「于内识处等有是观，如是外住随种便生。」于中作是说：「如日月现无光，此各各相依。有所说依外亦生。此义云何？」答曰：「于今而不相依食，为水所渍，为火所煮，安处形体，或为风所吹。如地生树随风来往，于中皆悉知之，身风所触耳有所闻，时亦能识知。」彼曰细滑也，坚依外，彼非有智耶？如是乱想。若外果所生，皆悉观察外缘内。于中作是说：「一切非思惟色相耶？」不作是观，如观察四大，如是境界皆悉观之。或观一果眼识生若干果，以识为首，是故坏败。于中作是说：「外亦有作若干果，犹彼色半青半黄，犹如树同一根生若干种果实，秋则无有果，或随时生。此生死树亦复如是，身最为本，根为枝叶，犹如三昧境界，是故识施果为上。如是而觉知，以眼喻彼树，若彼眼识有所摄色，其根今色云何得成？」所谓如所说观，观便为妙，彼如是现，于是复现，谓所生种子渐渐长益，于彼生而成果，如随时萎，彼果无所因等有是果。所谓心垢所染，于中作是说：「眼识皆悉知。」于中作是说：「不于中间，犹如彼色缘彼果生。如是缘意识，有此生死树，彼眼识为首。」于中作是说：「犹如胎渐渐长，于彼生眼识，如是有眼识。」于中作是说：「不于眼识中间而死，无有身根，然眼根无所造。此由何故？或外不依根果本，或同影果，于此云何言等一切身根？以过去不依无根，草果根有坏败，复是所知，外无有情，然内有情。」于中作是说：「云何情想有果实耶？犹如外花实，此种果亦复如是，以是故或有情，或复共同情，于中实有无碍。」云何当有念？于中作是说：「此义云何？」或有作是说：「彼处所无有住处。」答曰：「犹如彼无处所，便有是清静，外无坏败，便有是因缘。」于中作是说：「彼四大有增上，如所依有果者，是事不然。」此复是所知，所作行业外

不现，犹如内所有不住名曰树，住者非树。于中作是说：「云何此地持无所坏败耶？」此地亦有软气，若依彼有是坚相，为风所吹，便可知之，此亦如是。然外有药草树木，无常断绝与坏败相应，当作是观。因缘无常苦空无我亦如是。然外空无所有，众生亦如是，犹如无我观内亦如是，况当内有所造怀内思想？彼皆是外，犹如湿木种时便生，此亦如是。根意所教犹如身心依法往来周旋，此皆无所依，犹如寿暖命识，此亦如是，无有终始。

观彼志性趣， 外及树木草，
实空无果实， 于法当分别。
彼已有坏败， 身等即思惟，
坏彼尘劳结， 五根永以灭。

是时尊者大迦叶，勤修苦行身体疲厌，于彼园观处而自娱乐，事火无懈怠，已众围绕僧迦梨坏发爪皆长，诸根淳熟内降伏淫，经行往来所观察皆悉知之，乐闲处名称远闻，故得大慈悲。无与彼尊德等者，天人所供养，是大福田，加敬恭拜，诸遭困厄者皆度脱之，度彼生死布现法相，布现欢乐，拥护如事父无异，所供养业如山不可动，欢喜踊跃欲观察如来，欲独一闲静处，往至世尊所欢乐异法故，头面礼世尊足在一面坐。尔时世尊欲叹誉少欲之德，便告尊者大迦叶曰：「汝今迦叶年老形熟，无复有少壮意，长老身无所堪任，渐渐衰耗盛意已尽更不与。所著补纳之衣极重，计汝今身不堪胜此重衣，汝年已迈，诸有长者持衣施者便可纳受。」是时尊者大迦叶，诸法想其恭敬心，于如来即从坐起长跪白世尊言：「生死长远，义皆不真，受此乐痛，心常愁忧。诸有豪尊长者亦不乐至彼家，已自阿练复叹阿练之德，自少欲复叹少欲之德。然世尊诸天证知，我于今世，果若有力无力皆能顶戴，况我今日之身无淫怒痴，憍慢皆悉尽，清净无瑕，离世不与世相应，皆悉得之，今当云何舍此羸服？」是时世尊告曰：「此云何？」广说如契经。是时尊者大迦叶报言：「以二义故住闲居处，或复有叹闲居之德，自于现法中欲得欢乐，为后世人故作照明布现如是德，以是修勤苦行是。」世

尊告曰：「善哉善哉！大迦叶！常当乐闲居。」广说如契经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彼得何自在， 弟子修苦行，
 清净无众恼， 如月星中明，
 如今无狐疑， 彼有是大德，
 当牢持正法， 净除一切秽。」

是时尊者舍利弗，自依甚深无有边际，所知如大海无有边涯，堪任与外学论议皆悉降伏，称扬善法不失彼意，于爱欲得解脱，意所觉知生死所趣皆尽原本，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白世尊曰：「我起如是义，皆悉牢固，彼彼止住外道异学处，今到此处欲服甘露除一保证缚，意亦无所著。于我处所，世尊为我故说如是义，当除恼患。」说如是义已，诸凡夫人皆悉怀愁忧，学者亦怀愁忧，诸无狐疑者，皆悉欲闻。是时世尊须臾思惟告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此行皆是有为。」是时尊者舍利弗常乐空闲处，好喜于法，拜手于法，绕三匝，便直身观如来形，往诣那罗陀村中，以草布地，入师子奋迅三昧。已入彼三昧，如来所止之方便，于彼而般涅槃。是时均头(州鶉反)沙弥常与尊者舍利弗供给所当与，转尊法轮修行佛事，最大声闻，一切世人莫不供养，供养如来身所，彼舍利及钵三法衣，与尊者阿难。到已便作是语：「我所事师今已灭度。」尊者阿难问均头沙弥：「汝师是谁？为名何等？」「我所事师名优钵低舍，今尊者已般涅槃，此尊者舍利弗。」是时尊者阿难闻如是语便怀愁忧，纳愚痴城，里彼舍利心意迷惑无所觉知，须臾愁烦而立，便将均头沙弥往至世尊所，以是语具白世尊：「我今日身不如本，故闻彼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。」广说如契经。世尊告曰：「彼持戒身而去耶？及我所觉法亦持去耶？所谓四意止。」广说如契经。「然复阿难！行不可久保，皆当坏败。阿难！无常行无有常存者，亦无不观善行。阿难！行无所依怙。阿难！兴起苦更乐，怀颠倒之想。阿难！行无我不得自在。阿难！行难可舍常受有教。阿难！行有所害皆悉空寂。阿难！当远离彼行起苦乐想。」是时世尊告均头沙弥言：

「汝授此舍利着我手中。」是时均头沙弥即授与如来，是时世尊申黄金臂极软细而受之。尔时世尊当受舍利时，彼极清净无瑕秽，心意欢喜覩者皆欢喜，着闇冥处。是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可礼此舍利弗舍利，自叹誉彼名闻远布，于声闻中尊最妙，唯有一存。彼一切皆悉过去，诸有萌类欲得是乐，现神足去垢浊。彼复有是明皆悉周遍，设当有是色，当拜手彼智慧。彼有名称，一切世间悉能充满，此是彼舍利，于三界身得自在，善香所熏，是故当拜手礼如是功德，为世现明类众多功德，当学解脱至彼处所。」

尔时世尊亦舍寿命，是时地为大动，四面雷电霹雳，诸天侧塞虚空作倡伎乐，有大光明靡不照明，云雾覆蔽火无有光，有如是语流布，一切智当取灭度。是时尊者阿难，清旦从座起，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世尊足，在一面住，便问世尊言：「此是何因缘使地大动？」世尊意不移动，便作是语：「阿难！以八因缘故地为大动。」复语尊者阿难：「若第一声闻取般涅槃，如来取涅槃，有如是之瑞应。」阿难白佛言：「今日世尊亦舍寿命耶？」世尊报曰：「如是阿难！我亦舍寿命。」是时尊者阿难自投于地，广说如契经，白世尊：「我面从如来闻受持讽诵，诸有比丘所修四禅神足住劫若至无数劫。」广说如契经。是时世尊意不移动，吐如此言教，便作是说：「云何阿难？我不再三告汝耶？」是时尊者阿难，尊无二语，便默然住，犹如大海中船破坏，无由得至彼岸，白世尊言：「从随叶世尊已来，彼三耶三佛所有境界，人民皆悉长寿成就，今日如来境界所修行甚勤苦，精进惠施无有限量，如今日众生寿命甚短，教化未尽原本。」是时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云何世平丰熟无有恐畏苦难？有法王出世，转轮圣王以法治化，树木药草不可称计，诸有牢狱闭系者，皆使解脱。或复有鼎沸之世，如转轮圣王，诸有牢狱闭系者，皆使解脱不遭苦厄。有恩慈于彼众生彼云何有恩慈于众生？」是时尊者阿难白世尊言：「第一法王出人之表者，遭厄苦恼者，能脱苦恼最为要。」「犹如阿难！太平之世有转轮圣王，随叶佛处世时亦复如是，犹如牢狱系闭皆悉度脱之。阿难！如我今日寿命极短出现于世，彼众生犹刀剑劫生，彼恶劫诸结使厚，未能离结

使，依种种邪见有邪见结使，以非法欲故有欲结使，于彼众生中间所生如是恶起，时世恶故所教化少，若于彼人勤修此行。阿难！我本未得道为猕猴时，不惜身命使余同类皆使得度，无有不得度者。本复为师子时，度脱尔所商人趣彼恶道，久修彼梵行。尔时，阿难！所趣之处，无不有润泽众生。我是时，阿难！还复人身，于摩竭界润泽诸人，复于青雀时度脱无数商人，复为大仙人度脱无数梵天。我年八岁时于此誓愿意不退转，身被草衣勤修苦行，住彼闲静处所修行皆悉护持。云何阿难？我于此迷惑之世天下降雨，时释提桓因即使降雨。是时，阿难！我未生时，人民之类爱念一子。若复，阿难！我为一众生故，一劫之中代受泥黎苦，为彼众生受如此苦恼。若复，阿难！我今此身父母所生，无有怨敌能害我者，终无此义。此金刚三昧分别种种三昧，若我取灭度后，彼若供养舍利如芥子等，此功德无有限。」是时便说此偈：

「从初发意来， 所作为第一，
得为人中上， 谁能与等者？
若父母妻子， 于世得自在，
虽有余命存， 命尽当舍之。」

「汝今往，阿难！为如来故往诣彼双树间。」广说如契经。是时尊者阿难从佛受教，便作是思惟：「今日世尊审涅槃耶？」便怀愁忧，不违尊教。即怀惊怖便往至彼间，皆是宿命相迫逮故，勤苦所致欲有所陈，复怀狐疑：「当云何陈此言？」便白世尊：「所为己办。」是时世尊便往至彼所，举足蹈地时，欲至彼处。是时尊者阿难，心意遂炽然，复生是心：「此为幻梦耶？为是审然？」如是犹豫思惟是已，复还正其意，此名曰无常，众生流转不脱此患。是时世尊渐至彼双树间，于其中间有诸天侧塞虚空，或有作倡伎乐颜色变易，或有啼哭涕零，不可称计诸须轮众，悵望于法恭敬于法。是时便说此偈：

「此尊第一妙， 为彼众生类，
此法亦无上， 今当取灭度。」

是时世尊便至双树间而坐，是时双树间诸天展转相告语言：「于彼乱世一切智当取灭度。云何当舍人民类而取灭度？」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诸为深义故， 疾速甘露味，
 彼尊有是力， 今悉当过去。
 如彼金刚轮， 人民所叹誉，
 彼轮或有败， 此尊难可坏。」

「于彼中间尽修无常，精进力不可沮坏，诸有少壮皆悉无常，诸佛世尊亦复灭度，此患甚苦恼。」便说此偈：

「于彼谛思惟， 色像有回转，
 彼更乐所缚， 受诸苦恼患。」

其中或有说此偈：

「最始生为苦， 有此阴持名，
 无生不有坏， 谁有脱此患？」

其中或有作是说偈，无常为所从生？

「最初觉此时， 一切念悉成，
 彼有如是色， 诸佛无常住。」

「我等今日当修何业？今世尊最后说此法，是故当殷懃闻心。」是福田亦不可持，而发欢喜心。是时娑罗园中诸天皆拜手于世尊，雨若干种曼陀罗花，皆啼泣涕零，便说此偈：

「其有覩如来， 昼夜无懈怠，
 时欲取灭度， 舍此四大形。
 勤苦成其德， 未曾违正法，
 以度生死海， 今当捐阴入。」

是时世尊临欲般涅槃时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有所狐疑，便可时问，乃至一切行无净常云何？」尊者阿那律：「世尊般涅槃耶？」是密迹金刚力士立如来后，观如来颜色支节筋骨，皆悉牢固堪任重任，亦堪任说微妙之法，即啼泣而作是说：

「无垢无众瑕， 世间失覆盖，
 犹彼紫磨金， 今当舍众去。
 犹如此世间， 年熟时已过，
 释种释迦文， 无想永寂灭。」

其中或有说者，「止止莫作是语。」是时彼怀此懊恼便作是说：「自念世尊从兜术天降神来生世间，忆彼有数千万天，以己功德皆着青衣，有威神之力，力不可沮坏，五百不退转。复有十二大鬼神，见者皆怀恐怖，欲来拥护如来。」斯须思惟复作是说：「摄如来支节皆放光明，便告勅我等，勅诸天有是语，护世神遣使至此，于彼处便作是语，我等欢喜承事供养如处胎时，梦寤之中常不远离。我等染着此世众生牢固，于此有苦乐想、有父母想，一切世微妙有无上想，护世所造有兄弟想，受微信施故有福田想，心不倾邪有执御之想，欲渡流故有船师想，不可得故怀珍宝想，得大慈故有护世想。如我今日金刚之身不碎为百分，或有说者，此身必当获果，所以然者？供养如来故。」是时密迹金刚力士便作是说：「此事云何？是时太子乘马车出城，时彼马还来七日不食，生三十三天，况当我等承事受如来教诫？入耳者讽诵者，一切皆悉学度众生无有限量，若复珍宝之海当广求之。」是时密迹金刚力士，有二贤圣论说此偈：

「于彼神龙处， 金刚出于海，
 云何当拥护， 如是师子吼？」

是时思惟，复作是说：

「犹如彼深海， 力无能过者，
 于世行精进， 大德无有边。」

如是世尊于波罗奈国而转法轮，初转此法时，多饶益众生，即于此夏坐有益于摩竭国王，第二三于灵鹫顶山，第五脾舒离，第六摩拘罗山(白善)为母故，第七于三十三天，第八鬼神界，第九拘苦毘国，第十枝提山中，第十一复鬼神界，第十二摩伽陀闲居处，第十三复还鬼神界，第十四本佛所游处，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第十五迦维罗卫国释种村中，第十六还迦维罗卫国，第十七罗阅城，第十八复罗阅城，第十九柘梨山中，第二十夏坐在罗阅城，第二十一还柘梨山中，于鬼神界不经历余处连四夏坐。十九年不经历余处，于舍卫国夏坐。如来如是最后夏坐时，于跋祇境界毘将村中夏坐。世尊已度爱渊如是，曩昔诸佛所作惠施利根皆悉成就，诸行普至志性柔和皆悉度已，次度中根，次度软根，渐渐使至须陀洹。与外学演说，世尊皆周遍。尔时便取涅槃。于是便说此偈：

「欲度外学故， 大尊无与等，
 自觉复度彼， 无有溺此渊。
 经度种种乐， 渐渐有长益，
 于是生欢喜， 皆悉度彼处。」

如今清净无瑕秽，所生之处常值善处，已行成就亦无众慢，缘诸功德皆悉成就，为彼境界故相应成就，以殷懃故生皆成就救济拔苦至无为处。如是得成就，若生豪尊家居家成就，色微妙故亲属成就，所为已足无为处成就，有限量故所为皆成，断种种结使故降伏成就，所兴行业誓愿成就，种诸功德未曾有所犯所为成就，威仪成就，诸功德戒律成就，演四意止威仪成就，分别言教境界成就，兴起智慧集众成就，已舍诸有诸戒具足戒律成就。以智专心亦不依禅三昧成就，如实分别彼界智慧成就，断诸结使故解脱成就，断诸愚痴故解脱见慧成就，集诸功德一切成就，已得灭寂止观成就，是故拜手十力。是时便说此偈：

「色不可思议， 佛之所觉悟，
三世称扬名， 神仙至彼岸。
于世已休息， 永尽无起灭，
大智通第一， 一切得自在。」

闻如来般涅槃百岁后，一切智见布现于世间摩竭国界欺罗梨城，有王名阿儵，其德甚巍巍，犹彼天帝无异，有大威德聪明黠慧，堪任与彼论议，视民如子。彼夜欲眠之时，便作是思惟：「我今所愿已果，更无悵望，当拥护人民。今当设何方便为何业？当兴起何事？使世人民皆蒙其德？」作是思惟已即夜睡瞑，于梦中便闻此偈：

「审谛甚微妙， 三世所敬事，
当广布舍利， 最胜取灭度。」

闻此语已彼王即惊觉。时王已觉，便作是叹：

「善哉彼众生， 取灭度之后，
舍利天所传， 我等当承事。」

口传耳所闻，是时大王即召群臣集大众，以此义问彼言：「我当以何义恤化人民？」彼群臣人民各自陈言：「或言供养如来舍利，或言祭祀神天。」是时王便作是说：「当以至诚语拥护其法，我昨夜梦中便作是闻，思惟此舍利甚善哉，为此世故我等宜拥护世间人民，自既获福，众生得度已，功德无有量，当行威仪恩慈，皆使见照明，我于梦中闻如是语。」又说此偈：

「若闻彼音响， 道场自觉知，
彼是释师子， 应供养舍利。」

是时王集诸比丘，复以此义问彼曰：「诸比丘以法之教。」时王复语彼比丘言：「诸贤所说，我于梦中所见，则是我宿植德本。」是时王于八日受八关斋，着纯白衣撞钟鸣鼓，作倡伎乐弹琴鼓瑟吹螺，烧种种香，于罗阅城欲得舍利。闻彼城里有金券书，已见金券

有其形像，前世以土惠施见彼相(自闻以下诸比丘言)，王须臾思惟便作是语：「此必当获微妙果实。我欲发开铜函见此中文。」即发开函见有金券，亦见文字(此券阿闍世王记佛言有阿儵王也)，见此证验，即于众生便读此文字。于摩竭国界有罗阅城，有长者名波罗蜜多罗，彼有子名脾闍耶蜜多罗，第二家名波修波陀罗，有子名波修达多。彼二长者子在四衢道头弄土戏，当弄土戏时，毘闍耶蜜多罗长者子，便怀欢喜，便掬土惠施。复有助欢喜者。如来百岁涅槃后，毘闍耶蜜多罗，当出现于世，缘彼土功德。有王名阿儵，出没邪种。时王读此文字，便怀欢喜叹未曾有，复告群臣：「更读此金券，如上无异。」彼于此世界人民之类，皆当统领，然不叹誉波修达多，当为彼人臣。时王便作是叹：「善哉大福田！作是少施获大功德心得欢喜。」或有作是说：「我取七塔舍利，分布广度世界。」是时王善哉叹未曾有之智，欢喜取彼舍利。虚空之中闻神圣声，而说此偈：

「当发欢喜心， 善德不可称，
 当广布功德， 遗舍利教化。」

天王于彼舍利，而雨若干种华。是时王起八万四千塔，一日皆悉成。是时王告彼群臣言：「彼有如是真谛言教，世所称誉，为佛今已灭度，分布舍利于世界，亦无众结。身净如金，亦如白雪，观此地未曾起恶，彼亦如是。见此地已拥护之，所教授智不可动，在岩穴中极峻高空无有量，况当统领一切。一切地是福田，十力观众生类，所起塔寺无有增减。」是时世尊舍利为一种类，各各作若干种论。时王说曰：「犹此力无数金刚三昧，碎骨而自得舍休息。云何当度此？」

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

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194 僧伽罗刹所集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5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
2010/12/30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